

續文獻通考

二百四十六卷

漢書門			
類	號	函	架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內閣文庫			
類	號	冊	函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三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431	
冊數	61 (79)		
函號	294	13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考入虞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六

淺學子文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稽家總紀三

唐

高祖受隋禪百官拜舞僧但山呼尉遲敬德劉文静劾奏
 帝令定儒釋優劣編入朝典 武德八年太史令傅奕
 上疏首請除佛法其畧曰佛在西域言妖路遠漢譯胡
 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
 服以逃租賦偽起三塗謬張六道

三塗即三慾也一日色慾門上尸道天塗
 界也二曰愛慾門人尸道人塗界也三曰貪慾門下尸
 道地塗界也六道謂天道人道魔道地獄道餓鬼道畜
 生道也

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



晉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六

四百三

壽夭由於自然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貧賤富貴功業所
招而愚僧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
政良可悲夫自漢以來初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
自立胡神羗戎亂華主庸臣佞政霄祚短梁武齊襄足
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今匹配即成十萬餘
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上詔百官
議其事惟太僕卿張道源稱奕言合理蕭瑀曰佛聖人
也而奕非之非聖人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
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
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
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爲是人上亦惡沙門道

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乃下詔有司汰汰天
下僧尼道士奕臨終遺言戒子六經名教言若可習也
妖胡之法慎勿爲又註老子并集晉魏以來與佛議駁
者爲高識論 時法師法琳者姓陳氏潁川人住長安
齊法寺作破邪論二卷以明佛教之善法師明粲作決
對奕謗佛僧事八條法師惠乘作辨正論十喻九箴破
道士李仲卿十異九迷之謬門下典儀李師正著內德
論三篇開陳佛化之益而上皆不聽 六月太宗監國
罷沙汰僧道上嘗謂傳奕曰佛教玄妙可師卿何不悟
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僻之人取
老莊玄談飾以妖幻之語欺俗誣民有害於國臣非不

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後因謂侍臣曰梁武惟談苦空
侯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爲周師所圍猶講老子
百官戎服以聽此深足爲戒朕惟學堯舜周孔之道烏
之有翼魚之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無耳

太宗貞觀初年勅私度僧者處死 二年十二月詔建義
以來交兵之處墮身戎陣者立寺刹詔虞世南李百藥
褚亮顏師古岑文本許敬宗朱子奢等爲立碑銘以紀
功業 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 六年帝以天下太平
追念初平天下時手誅千餘人不及享太平之慶即以
御服賜諸寺命僧禮懺薦擢 九年十月法師玄琬卒
于延興寺帝遣皇太子臨弔勅存司給葬具 勅葬沙門
自琬始

十一月勅天下諸州有寺之處宜度僧尼數以三十爲
限 十二年虞世南卒帝命即其家齋五百僧造佛像
一軀 十三年初有僧自西域來能咒人使立死復咒
即生上試之驗以告傅奕奕曰此邪術也臣聞邪不干
正請使咒臣必不能行上命僧咒奕奕初無所覺須臾
僧忽僵仆遂不復甦有婆羅門僧言得佛齒所擊輒碎
長安士女輻輳如市奕謂其子曰吾聞有金剛石者性
至堅物莫能傷惟羚羊角能破之汝往試焉其子如言
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 是年方士秦世英諧法師
惠琳訕毀皇宗有旨捕琳琳自詣闕請譴詔曰據爾論
有念觀音經者臨刑不停今賜假七日可勤念之琳奉

旨一無所念至期詔問所念觀音感應何如對曰臣不
 念觀音惟念陛下陛下靈鑒與觀音齊等所以惟念陛
 下帝免刑流於益州 十五年正月帝幸弘福寺召大
 德道懿等五人賜坐諭以刑寺為專一追崇穆太后自
 製疏賜絹二百匹 十六年五月御製懺文于弘福寺
 以報罔極之恩 二十年蕭瑀請為僧既而悔之上以
 瑀反覆不平詔曰朕于佛教非意所遵梁武簡文窮心
 釋道覆亡不暇社稷為墟報應之施何其謬也瑀踐履
 車之餘執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豈具瞻
 之量乎可貶商州刺史 七月法師玄奘表上新譯菩
 藏經六門陀羅尼經顯聖教論大乘雜集論凡五部

五十八卷請帝為聖教論序許之後皇太子撰述聖記
 帝復命撰菩薩藏經後序自是精信日篤凡衣服卧具
 頗詔換易 八月賜玄奘百金磨衲并寶剃刀 九月
 詔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各度僧五人 十月勅有司于
 北闕紫微殿西南朔弘法寺留奘居禁中 宣則陪御談
 論夜分就院譯經 十二月皇太子為文德皇后初大
 慈恩寺成詔選京城宿望五十大德各度侍者六人入
 居新寺是月太子備寶車五十乘迎諸大德并綵亭寶
 刹數百具奉安新獲梵天諸經及瑞像舍利等勅太常
 九部樂及長安萬年音樂京城諸寺花幡導引入寺帝
 御安福門樓執爐致敬經像過盡始罷皇情大悅

初張士衡為崇賢館學士太子承乾嘗問事佛之法士
衡對曰事佛在清靜仁恕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則福
祚永及是而殃禍至矣時太子以過失聞故士衡規合
浦公主下嫁房遺愛縱恣不檢浮屠知最逆占禍福惠
弘能視鬼皆私侍焉

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廢王華殿為佛寺 三年用七宮

者衣物財帛建雁塔于慈恩寺其基四面各一百四十
尺倣西域制度有五級并象輪露盤高一百八十八層
層中心皆葬舍利不啻萬顆上層以石為室立碑載二
聖所製三藏聖教序記乃褚遂良筆西域以塔為方墳
然有四類輪王一
級聲聞四級獨覺十二級菩
薩如來十三級各有所表也顯慶元年正月立皇太

于是日於慈恩寺齋僧五千員勅黃門侍郎薛元超主
其事 四月御安福門樓觀慈恩寺僧玄奘等迎御制衣
書慈恩寺碑文向者諸寺皆造幡蓋飾以金玉窮極華
麗大常及京城音樂車數百兩僧尼執幡兩行道從士
女觀者填壺街衢自魏晉已來崇事釋教未有如此盛
者也 十一月會天后難日命玄奘入宮祈福及分難
神光滿宮自庭燭天因號佛光王即中宗也初帝嘗語
奘曰若生男子即聽出家至是奘表請佛光王出家紹
隆三寶制可 二年詔禁僧尼受父母及尊者拜 四
年帝勅奘三藏于玉華宮譯般若經至龍朔三年冬十
月纔畢凡六百卷進上帝嘉嘆曰佛經之大若瞻天望

海莫測高深而世云三教齊致是妄談耳 麟德元年
 二月法師玄奘疾命弟子大乘光錄所譯經論凡一
 三百三十有五卷至夏四月寂勅準佛世尊事歛以金
 棺銀槨塔于滄東 時道士郭行真等偽造道書沙門
 道世表聞行真等謝罪 乾封元年正月有事于泰山
 詔交州置觀寺各三所其觀以紫雲仙月萬歲為稱其
 寺以封巒非煙重輪為名各度七人天下州一觀一寺
 各度七人 弘道二年綏州步落稽埋銅佛于地中久
 之草生其上給鄉人曰吾於此數見佛光集眾掘地果
 得之因曰得見聖佛者百病皆愈遠近赴之遂謀作亂
 討平之 時蘇瓌為同州刺史以鑄浮屠立塔廟役無

虛歲乃上言糜費浩廣雖不出國用要自民生日殫百
 姓不足君孰與足天下僧尼濫偽相半請并寺着僧常
 員數缺則補 時狄仁傑巡撫江南奏毀吳楚淫祠凡
 一千七百所

武后垂拱元年僧懷義得幸以為白馬寺主出入乘御馬
 多集無賴少年度為僧縱橫紀法人莫敢言 四年武
 氏營大像于白司馬坡李矯諫雖俾浮屠輸錢非用縣
 官求辦不能濟是名雖不稅而實稅之不聽又起天堂
 五級以貯大像以僧懷義為武威大將軍梁國公 永
 昌元年以僧懷義為新平道大總管討突厥 天壽元
 年和州僧法明等撰大雲經上之言太后乃彌勒佛下



生當代唐爲閻浮提主制頒天下尋勅兩京諸州建大雲寺藏之岑長倩極諫不從時郭弘霸亦稱太后爲彌勒佛後身殿中侍御史張仁愿正色責之 延載元年武氏加號天冊金輪聖神皇帝復聞于闐國梵本華嚴大經即遣使奉玉帛往求之并請彼國善梵學者一人隨經以來于是于闐主以實義難提妙華嚴宗旨遣赴命武氏見之大悅詔入大遍空寺同中國高僧翻譯武氏時幸其寺親施供饌 聖曆元年五月淨義三藏自西域還獲梵本經論四百餘部及金剛座真容舍利三百餘粒武氏降蹕上東門迎勞安置 太后又命懷義作天堂日役萬人費以億計府藏爲空懷義所度力士

爲僧者滿千人侍御史周矩疑有姦謀固請按之太后命流其黨懷義不問又命殺牛取血畫大像首高二百尺云懷義刺膝血爲之張於天津橋南時御醫沈南璆亦幸於太后懷義心愠乃密燒天堂延及明堂皆盡風裂血像爲數百段太后諱之但云工徒誤燒麻索所致乃命更造明堂天堂仍以懷義爲使因明堂火制求直言劉承慶上疏請罷所營佛舍 二年太后幸三陽宮有胡僧邀駕觀葬舍利太后許之狄仁傑諫曰佛者戎狄之神不足以屈天下之主太后中道而反曰以成吾直臣之氣 久視元年武后造大像使天下僧尼日出錢以助其工狄仁傑諫曰今之伽藍制過宮闕不損

百姓將何以求且梁武簡文捨施無限及三淮沸浪五嶺騰烟列刹盈衢無救危亡之禍緇衣慈路豈有勤王之師比來水旱不節邊境未寧若費官財又盡民力一隅有難將何以救之太后曰公教朕爲善何得相違遂止其役 長安四年太后復今天下僧尼作大像糜費巨億李嶠上疏曰造像錢見有十七萬餘緡若將散施人與一緡得濟一十七萬餘戶拯饑寒之苦省勞役之勤人神胥悅功德無窮御史張廷珪諫曰以時政論之則宜先邊境畜府庫養人力以釋教論之則宜救苦厄滅諸相崇無爲願察臣之愚行佛之意太后爲之罷役是歲詔賢首法師法藏于東都佛授記寺講新華嚴

經 時祠部計凡天下寺總五千三百五十八所二千二百所爲僧二千一百所爲尼每寺上座一人寺主人人都維那一人共綱紀衆事而僧持行者有三品一曰禪二曰法三曰律大抵皆以清淨慈悲爲宗 時幽州張知默惡其甥王守慎與來俊臣等鞠獄之暴不得去願度爲浮屠后許之

中宗神龍元年后遣宋雲比丘慧生如西域求佛經雲等行四千里至赤嶺出魏境又西行再期至乾羅國得佛書一百七十部而返時多營寺塔廣度僧尼施與不絕宋務光上書諫不聽 二月詔天下諸州各置寺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爲名 九月制曰近聞天下諸觀皆

畫化胡之像諸寺亦畫老君之形一種真容兩俱不可限制到後十日並除却若有故留者即科違勅罪其化胡經先有明勅禁斷如聞在外仍頗流行自今諸部化胡經事及餘說化胡經事處並宜除削 中宗既復辟武三思復用事衛尉卿楊玄琰請棄官爲僧人皆笑之玄琰曰此由中之請非僞也及五王遇禍玄琰獨免白傳集曰以正義度無邊以圓教垂無窮莫尊於妙法蓮花經凡六萬九千五百言證無生忍造不二門住不可思議解脫莫詳於維摩詰經凡二萬七千九十二言攝四生九類入無餘涅槃無無得度者莫先於金剛般若若波羅密經凡五千二百八十七言壞罪集福淨一切

惡者莫尊於佛頂尊勝陀羅尼經凡三千二十言應念順願生極樂土莫疾於阿彌陀經凡一千八百言用正見觀真相莫備於觀音普賢菩薩行法經凡六千九百九十言詮自性本覺莫辯於實相法密經凡三千一百五十言空法塵依佛智莫過於般若波羅密多心經凡二百五十八言是八種經具十二部合十一萬六千八百五十七言三乘之要指萬佛之秘藏盡矣神龍初魏元忠當國陳郡男子袁楚客以書規之曰今度人既多緇衣半道不本行業專以重寶附權門皆有定直昔之賣官錢入公府今之賣度錢入私家以茲入道徒爲游食元忠不能聽 二年制僧慧範加五品階

七月詔曰初太宗以老子為皇宗升于釋氏之上至則天朝復在釋氏之下今此已往遂為定式令齊班並集三年七月以所造長樂坡大像工役稍廣百姓多嗟怨制罷之景龍元年初慧範為銀青光祿大夫上庸公於東都作大像府庫為之虛耗上及后皆重之無敢指目者侍御史魏傳弓發其奸贓四十餘萬請寘之極法上欲宥之傳弓曰刑賞國之大事陛下賞已妄加豈宜刑無所及上乃削其爵放於家十二月遣使詣江陵贖生中書舍人李義諫曰江南鄉人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江河生育無限府庫供資易殫與其極物豈若憂人且續生之徒惟利是視錢刀日至網罟

年必施之一朝營之百倍禾若回收贖之錢物減貧窮之徭賦活國愛人其福勝彼二年上及后公主多營佛寺左拾遺辛替否言一旦風塵再擾霜雹薦臻沙彌不可操干戈寺塔不足拯饑饉臣竊惜之清源尉呂源泰亦上疏曰邊境未寧轉輸疲敝而營建佛寺勞費無極昔堯舜禹湯文武惟以儉約仁義立德垂名晉宋以降塔廟兢起而喪亂相繼由其好尚失所人不堪命故也伏願回營造之資供疆場之費使烽燧永息群生富庶則如來慈悲平等之心孰過於此三年韋嗣立上疏以為比造寺極多所費萬千人力勞疲怨嗟盈路萬一水旱為災戎狄構患雖龍象如雲將何救哉帝不聽

九月詔三藏菩提流志于北苑白蓮池甘露亭譯大寶積經詔陸象先郭元振張說為之潤文經成凡五十九會總一百二十卷

崇

睿宗太極二年僧慧範侍太平公主勢逼奪民田御史薛謙光彈之公主懇于上竟出之時金仙公主為道士築觀京師以方士史崇玄為師觀始興詔興玄護作日役萬人群浮屠疾之以錢數十萬賂狂人改謙冒入承天門升太極殿自稱天子有司執之辭曰崇玄使我來詔流嶺南且勅浮屠方士無相競
延和元年有相者謂竇懷貞曰公有刑厄懷貞懼請解官為安國寺奴勅聽之尋復以為左僕射

玄宗開元二年沙汰僧尼中宗以來貴戚爭營寺度僧富戶強丁削髮避役姚崇上言佛圖澄不能存趙鳩摩羅什不能存秦齊襄梁武未免禍殃何用妄度姦人使壞正法上從之沙汰萬二千餘人禁創寺鑄佛寫經百官之家無與僧尼往還
初中宗時近戚奏度僧尼温戶彊丁因避賦役崇建言佛不在外悟之於心行事利益使蒼生安穩是謂佛理烏用奸人以汨真教帝善之詔天下汰僧偽濫髮而農者餘萬二千人
時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有為黃老與浮屠祠屋者悉驅出境
九年梁公姚崇卒遺令曰佛以清淨慈悲為本而愚者寫經造像冀以獲福昔周毀經像而修甲兵齊崇塔廟

而弛刑政一朝合戰齊滅周興汝曹勿效兒女子終身
不悟追薦真福道士見僧獲利效其所爲尤不可延之
於家未爲後法 十年沙門智升上釋教經律論目錄
凡二十卷詮次大藏經典及聖賢論撰凡五千四十八
卷自是遂爲定數

按宋保國嘗出觀荆公華嚴經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
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經至深妙他皆
菩薩語耳東坡曰余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美使往
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買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
他產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慚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
一念清淨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曰佛語深妙菩

薩不及豈非夢中語耶

二十三年都城僧等奏請于每歲八月于衛國天經寺
轉經行道至九月罷陛下修福在京于雲花興善等寺
歲以爲常許之 九月親註金剛經及修義訣張九齡
請降出御文內外傳授既而僧思有復請具幡花奉迎
于愛敬寺中設齋慶賀其御註經乞頒天下制史館詔
許之 二十六年正月詔道釋二門皆爲聖教其天下
寺觀大小各度十七人簡用灼然有經業成行爲鄉里
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二月制曰天下寺觀
每一齋日宜轉讀經典懲惡勸善以闡文教 天寶四
載詔以波斯經教出自大秦改兩京波斯寺爲大秦寺

續通志卷之百六

天下諸府郡亦準此 六載制僧尼令祠部給牒

丘氏曰此後世度僧給牒之始

十載六月帝以先帝忌日命女工繡釋迦牟尼佛像親

題繡額稽首祈福 時元德秀母亡刺血寫佛經數千

言絕筆感異香彌月而散嚴挺之弱志于佛與浮圖惠

義善義卒衰服送其喪裴寬亦喜與沙門遊誦習其業

老而彌篤蘇晉學浮屠術得繡繭勒佛一本于胡僧甚

寶之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

肅宗至德元載詔度僧尼 唐祠部格王公以下薨別勅

許度人者親王二十三品以上三人並須亡者子孫及

妻媵并通取周親妻媵不須試業若數不足惟見在度

如有假冒不在原首之限又私家部曲客奴婢等不得

入道如別勅許出家後犯還俗者追歸舊主各依本色

二載上常使僧百人為道場于內張鑄諫曰帝王當

修德以弭亂未聞餽僧可致太平也上不納尋勅五岳

各建寺妙選高行沙門主之聽白衣能誦經五百紙者

度為僧或納錢百緡請牒剃落亦賜明經出身及兩京

平又于關外諸州納錢度僧道萬餘人進納自此而始

四載詔天下州郡各置放生池 五載尚書左丞王

維以輞川第施為佛寺 上元二年上以天平地平節

于內殿置道場以宮人為佛菩薩北門武士為金剛神

王召大臣膜拜 四月詔于興善寺設高座講論二教

續文獻通考卷之百六

四六十一

七月于景龍觀設高座講論二教 寶應元年八月
詔寺觀不許褻瀆弛慢其僧尼道士不得妄托事故非
時聚會 四年楚州奏尼真如恍惚見上帝賜寶玉十
三枚云中國有災以此鎮之羣臣表賀 時淄青節度
使侯希逸佞佛廣興祠宇人皆苦之

代宗廣德元年七月大赦改元制河南河北僞度僧尼道
士女冠並與正度 二年四月以玄宗諱日度僧道凡
數百人又以肅宗諱日度僧尼凡數百人 永泰元年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爲菩薩鬼神之狀導以音繼
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宰臣等奏請依班
序節級率錢以資僧供二七日而罷又詔宰臣及兩省

以上官尚書省四品以上官御史大夫中丞諸司長官
並于西明寺行香修齋奏樂竟日而罷後以吐蕃回紇
入寇罷高座講經 九月鑄金銅佛像于光順門率百
僚拜祀 十月復講仁王經于資聖寺

時丁繁自尚書郎叅廬師棄官求道日食脫粟二升鉢
水一盂夏月夜禪雖飛蚊咂食終不搖動夏既滿面爲
破爛 二年詔法師良賁于大明宮之桃園造新仁王
經疏 大曆元年魚朝恩以賜庄爲草殿寺以資太后
冥福窮極壯麗奏毀曲江亭及華清宮觀以給之衛州
進士高郢上書言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
永圖毋寧以百姓爲本捨人就寺徇福之有且古之明

王積善以致福不廢財以求福修德以消禍不勞人以
襍禍今徇左右之過計而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
惜之不報是年道義禪師建金閣勅十節使助以二稅

三年正月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七月望日宮

中造孟蘭盆會綴飾鏤琲設高祖以下七聖位幡節衣

冠皆具各以帝號識其幡自禁內分詣道佛祠鏡吹鼓

舞奔走相屬是日立百仗百官迎謁于北順門自是歲

以為常群臣承順皆言生死報應置人事不問故大曆

刑政日湮

按釋經云日連母生餓鬼中佛令作孟蘭盆會于七月十五日以百味五果着盆中供養十方大德而後母得飲食梵言孟蘭猶解倒懸

初帝喜祠祀而未重浮屠法時太原王縉素奉佛縉不茹葷

食肉妻死以道政里第為佛祠諸道節度觀嘗從空回察使來朝必邀至其所謂令出財佐營作

所以然縉與元載盛陳福業報應帝意向之繇是禁中

祠佛諷唄齊謹號內道場引內沙門日百餘供饌珍異

出入乘厩馬度支具廩給或夷狄入寇必合眾沙門誦

護國仁王經為禳厭幸其去則橫加錫予不知紀極所

人官至卿監封國公者著籍禁省勢傾王公群居賴寵

更相凌奪凡京畿上田美產多歸浮屠雖藏奸宿蠹接

踵相逮而帝終不悟詔天下官司不得箠辱僧尼初五

臺山祠鑄銅為瓦金塗之費億萬計縉給中書符遣浮

圖數十輩行州縣斂丐貨貨縉為上言國家慶祚靈長

福報所憑雖時多難無足道者故帝信愈篤 又天子

誕日諸道爭以侈麗奉獻不則爲老子浮屠解禱事常
哀諫以爲歛怨且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而諸
祠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王所以賞賚若比丘道士巫祝
之流歲巨萬計陛下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
豈有量哉上嘉納 二月萬年縣鎮國寺有胡僧純陀
自言六百歲遣弟子詣闕以衣鉢傳奉皇帝帝遣中書
以紫衣賜之又遣中官吊祭并護喪事是月興善寺不
空三藏上言寺院佛塔先因地震陷圯今將增修下見
右延得一小棺其長尺餘發而視之凡積十餘重棺皆
金寶裝飾中有舍利及佛髮一條色青而拳其長數尺
每棺一鎖規制絕妙有殷仲文題替慮詔出內寶輿具

成儀請入內道場奉之 四年正月帝以章敬皇太后
忌辰度僧尼道士凡四百人是月以修功德吏大濟禪
師廓清檢校殿中監廓清興善寺僧以修功德承恩特
賜袈裟及廐馬出入禁中無時初賜號大濟至是又賜
以班秩京師諸僧皆憚之三月南天竺國僧文殊德上
言廣州新營兩寺乞賜寺名詔名寶應廣德 七月文
成殿置道場爲百姓祈福是月佛現光相久而不散僕
射裴冕等表賀 七年興善寺僧特進試鴻臚卿三藏
不空獻所譯佛經特許編入一切經目 八年正月勅
天下寺觀僧尼道士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以
上者更度一人二七以下者更度三人 五月以太宗

諱日會有司修四千僧齋于服成寺 八月修一萬僧齋于慈恩寺為百姓祈福是月胡僧不空死贈司空肅國公謚大辯正廣智三藏和尚 十四年時德宗已即位禁置寺院度僧尼

德宗貞元五年二月詔州府寺觀不得容俗客居住屋宇破壞各因事修葺 八月詔諸上州國忌日唯式行香時田神功卒帝飯于桑門追福劉玄佐在汴或傳相國寺佛軀汗流玄佐自往大施金帛 六年二月詔葬佛骨于岐陽 八年七月幸章敬寺 時韓滉遷浙江觀察使聞京都未平毀上元道佛祠四十區修塢壁李商隱為蒲州刺史浮屠懷照者自言母夢日入懷生已鏤

石著驗商隱劾奏妖妄詔流懷照播州 九年六月詔定國忌日寺觀齋僧道人數 十二年上生日故事命沙門道士講論于麟德殿至是始以儒士叅之嘗召徐岱及趙需許孟容常渠牟請說始三家若矛盾然卒同歸於善帝大悅 九月右神策等軍上言晏設堂去年臘日蒙車駕臨幸請置寺以真元鎮國為名從之 十三年四月于曲江南彌勒閣置寺以元普濟為名 七月右神策軍中尉霍仙鶴病令諸寺設齋祈福 十月景公寺僧寂寬等于京兆府訴綱維乾峻等典賣承前勅賜御衣府司推勘所典賣並緣當住事用奏請科罪上曰事緣當住正當施與之意豈合坐以罪名並宜釋

放 十四年正月南天竺國先進華嚴經殘梵家今僧
 般若三藏領到今保壽寺僧柔智圓照道監虛舟智通
 等十人同于崇福寺翻譯成四十卷 十六年以故第
 二祖惠可禪師賜謚為大引禪師 時李叔明素惡道
 佛之弊上言佛空寂無為者也道清虛寡欲者也今迷
 其內而飾其外使農夫工女墮業以避役故農桑不勤
 兵賦日屈國用軍儲為耗敦臣請本道定寺為三等觀
 為二等上寺留僧二十一上觀道士十四每等降殺以
 七皆擇有行者餘還為民帝善之以為不止本道可為
 天下法乃下尚書省雜議於是刑部員外郎裴洎曰傳
 曰女子十四有為人母之道至四十九絕生育之理男

子十六有為人父之道六十四絕陽化之理臣請僧道
 一切限年六十四以上尼女冠四十九以上許終身在
 道餘悉還為編民官為計口授地收廢寺觀以為廬舍
 都官員外郎彭偃曰今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歲一
 僧衣食無慮二萬五夫所不能致舉一僧以計天下其
 費不貲臣謂僧道年未滿五十可令歲輸絹四尼及女
 冠輸絹二雜役與民同之過五十者免議雖上罷之
 憲宗元和元年回鶻入貢始以摩尼偕來置寺處之 二
 年許成都府置聖壽南平二佛寺 三年三月河中僧
 會琳撰一切經音并目錄合一百三卷表獻 四年毀
 安國寺碑樓初吐突承瓘領功德使盛修安國寺奏立

聖德碑先構樓請勅學士撰文欲以萬緡酬之上命李絳爲之絳言堯舜禹湯未嘗立碑自言聖德惟秦始皇刻石高自稱述未審陛下欲何所法且叙修寺之美豈所以光聖德乎上命曳倒碑樓 六年正月勅諫議大夫孟簡給事中劉伯芻工部侍郎歸登右補闕蕭俛同就醴泉寺校閱翻譯大乘本心地觀經 十年三月西明寺僧遷寺中毗沙門神像于開業寺帝命假車騎翼衛其徒以幢蓋引侍數里不絕觀者傾都 初魏博田季安以五千縑助營開業佛寺崔群以爲無名之獻不當受詔却之 五月詔京城寺觀開講宜準興元勅處分諸畿縣宜勒停其觀察使節度州每三長齋月任一

寺一觀置講餘州悉停惡其聚衆且慮變也 時高霞寓位既高言多不遜帝欲罷其兵益自憂乃上私第爲佛寺請榜曰懷恩以塞帝疑 十二年二月置元和聖壽佛寺于右神策軍 五月賜興福寺絹布一百端匹 十三年四月幸興福寺賜絹三百匹 西市百姓于芳林門爲無逸僧齋命中使以香施之 十二月命中使齋香兼監領宮女十三人赴臨臯驛迎佛骨 十四年正月佛骨至京師先是功德使上言鳳翔法門寺塔有佛指骨三十年一開開則歲豐人安來年應開請迎之上從其言至是佛骨至京師留禁中三日歷送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弗及刑部侍郎韓愈上表切

諫其畧曰佛者夷狄之一法耳自黃帝以至禹湯文武
皆享壽考百姓安樂當是時未有佛也漢明帝始有佛
法其後亂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
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捨身
爲寺家奴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事佛求福乃更得
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佛本夷狄之人不知
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假如其身尚在來朝京師陛下容
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廢一設賜衣一襲衛而出之
於境不令惑衆已况其身死已久枯朽之骨豈宜以入
宮禁乞付有司投之水火永絕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
世之惑佛如有靈能作禍福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得

素大怒貶爲潮州刺史 四月御勤政樓觀都人設僧

齋之會陳雜樂百戲日入而罷 十五年時穆宗即位未改元

月河東節度使裴度奏今月四日五臺山佛光寺側慶

雲見中有金人乘狻猊領徒十萬如金仙狀自已至午

方滅

穆宗長慶元年西川節度使劉總既殺其父兄心常自疑

數見父兄爲祟嘗於府舍飯僧使爲佛事晚年恐懼尤

甚又見河南北皆從化奏乞棄官爲僧詔從之 三年

六月新都觀尼像生鬚拔之復生 八月上自復道達

興慶宮至通化門樓投絹二百疋以施山僧 十月遣

中使劉克明以錢二百五十貫絹二百五十疋賜引福

寺以發新鐘 十一月幸通化門觀作毗沙門神因賜
絹五百匹 十二月以錢一千貫賜章敬寺又賜毗沙
門神額曰毗沙天王道以幡幢帝御望仙門觀之遂舉
樂雜戲角抵極歡而罷 時王仲舒為江西觀察使有
為佛老法興浮圖祠屋者皆驅出境 四年時敬宗徐
泗觀察使王智興以上生日請於泗州置戒壇度僧尼
以資福壽之自元和以來勅禁此弊智興欲聚貨首請
置之於是四方輻奏智興因背累巨萬浙江觀察使李
德裕上言若不鈐制至降誕日方停計兩浙福建皆失
六十萬丁奏至即日罷之及鎮蜀毀屬下浮屠私廬數
千以地與農蜀先主祠旁有祿村其民剃髮若浮屠者

蓋妻子自如德裕下令禁止

敬宗寶曆元年二月己卯製化度寺經院金字額寶曆聖
福之院功德使具雜戲聲樂迎以赴寺帝御日營樓觀
之丁亥詔兩階佛寺置方等受戒壇場自三月十日至
四月十日停仍令兩階功德使各選有戒行僧名大德
者考試僧能暗記經一百五十紙尼能暗誦經一百紙
即令與度因保壽僧法真奏請故也 八月蓬萊殿會
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絹有差 二年三月
鄭滑觀察使李聽上言隋大業初高祖任鄭州刺史為
太宗祈福於滎陽縣大海佛寺有應因建一石像刊記
其事凡十六字歲月既遠翳土壤中乃令縣令李元慶

新加粧飾刺史張仲方立石爲文不敢不奏

文宗泰和元年十月江西奏洪州道一禪師元和中賜謚
大寂其塔未蒙賜額詔賜名圓誕之塔 二年七月賜
潤州鶴林寺禪師玄素謚大律塔曰大寶航因李德裕
請也 十月江西觀察使沈傳師奏帝誕月請于洪州
起方等戒壇資福制曰不度僧尼累有勅命傳師違禁
申請宜罰俸料一月 河中觀察使薛平奏中條山蘭
石營造之初有兩泉湧出今因降誕請號爲太和寺許
之 時帝食蛤蚧中有菩薩像詔天下寺並立觀音像
奉祀帝誕節召法師知玄與道士于麟德殿論道 三
年四月宰相李訓上疏請罷內道場沙大僧尼濫僞者

制可已而大風示變停前詔 時杜悰鎮鳳翔有詔沙
汰僧尼會有五色雲見於岐山近法門寺民間訛言佛
骨降祥以僧尼不安之故監軍欲奏之悰曰雲物變色
何常之有 開成二年二月王彥進准宣索內典目錄
十二卷乙巳以太宗皇帝先寘毗沙門神及功德在蓬
萊院是日移出配諸寺安置 三月以彗星見命京師
諸寺開仁王經道場 三年春勅正月初宜斷屠三日
列聖忌各斷一日餘不須禁 勅僧道于麟德殿談論
法師知玄辯捷精壯道流不能屈帝色不平放還桑梓
四年四月勅祠部檢括天下僧尼寺凡四萬四千六
百所僧尼凡二十六萬五千餘人

武宗會昌五年上惡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道士趙歸真等復勸之乃先毀山野招提蘭若至是勅上都東都各留二寺每寺留僧三十人天下節鎮各留一寺寺分三等留僧有差餘僧及尼並勒歸俗寺皆立期毀撤仍遣御史分道督之財貨田產並沒官寺材以葺公廨驛舍銅像磬鐘以鑄錢凡天下所毀寺四千六百餘區歸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良田數千萬頃奴婢十五萬人五臺僧多亡奔幽州德裕召進奏官謂曰汝速白本使五臺僧爲將必不如幽州將爲卒必不如幽州卒何爲虛取容納之名染於人口獨不見劉從諫招聚無筭閑人竟有何益張仲武乃封二刀付居庸關曰有遊僧

入境則斬之

六年

宣宗未改元

五月詔上京增置僧尼寺

一所每寺二十人

宣宗大中元年閏三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曰佛雖異教深助理本所可存而勿論不欲過毀以傷令德乃委長吏擇僧之高行者焉是時君臣務反會昌之政故僧尼之弊皆復其舊六年復禁私度僧尼先是進士孫樵上言百姓男耕女織不自溫飽而群僧安坐華屋美食精饌率以十戶不能養一僧武宗憤其然去十七萬僧是天下百七十萬戶始得甦息也陛下即位以來復修廢寺度僧幾復其舊縱不能如武宗除積弊柰何興之於已廢乎願早降明詔罷之庶幾百姓猶得息肩也

至是中書門下奏陛下崇奉釋氏群下莫不奔走恐財
力有所不逮因之生事擾人望委長吏量為樽節仍禁
私度僧尼從之

懿宗咸通二年置戒壇度僧尼上奉佛太過急于政事於
禁中設講席自唱經手錄梵語又數幸諸寺施予無度
吏部侍郎蕭倣上疏曰玄祖之道慈儉為先素王之風
仁義為首垂範百代必不可加佛之為道殊異於此非
帝王所宜慕也願罷去講筵躬勤政事上不從嘗飯僧
萬人自為贊呪李蔚上疏切諫亦不從 三年制置法
師知玄為悟達國師總教門事 七年五月帝幸安國
寺賜國師知玄寶座高二丈材用沉香塗裏鏤龍鳳葩

為金鈿之上施復座陳經几其前四隅立瑞鳥神人高
數尺磴道以升前被繡囊錦襜珍麗絕甚時宮中日齋
萬僧帝自為贊唄人宰相蕭倣諫不納玄姓陳氏世號
陳菩薩僖宗時賜號洞達國師 十二年上幸安國寺
賜沉香講座二各高二丈設萬人齋 十四年正月遣
使迎佛骨四月至京師上遣勅使詣法門寺迎之群臣
諫者甚衆至有言憲宗迎佛骨尋晏駕者上曰朕生得
見之死亦何恨及至京師儀衛之盛過於郊祀上降樓
膜拜流涕沾臆迎入禁中宰相以下競施捨金帛因下
德音降中外皆釋繫囚 其儀以金銀為刹珠玉為帳孔
鷄周飾之小者尋丈高者倍之
刻檀為簷柱陛城塗黃金每刹數百人舉之香輿前
後係道綴上瑟瑟幡蓋殊綵以為旌幢所費不貲

成汭青州人少無行使酒殺人亡為浮屠後為節度使
馬嘉運少為沙門還治儒學

韓城白居易貶江州司馬既失志託浮屠生死說若忘
形骸者暮節惑浮屠尤甚至經日不食葷稱香山居士
杜鴻漸晚溺浮屠畏殺戮自蜀還食千僧以為有報緡
紳效之病甚令僧剔頂髮遺命依浮圖葬不為封樹

帥夜光少為浮屠至長安因金仙公主得召見見泉帝
奇其辯賜冠帶

華陰嚴挺之溺志於佛與浮圖惠義善義卒衰服送其
喪已乃自葬其塔左君子以為褊心

韋渠牟嘗請為道士不終更為浮圖已而浮圖又不終
乃復冠

聞喜裴寬惑於佛喜與桑門遊習誦其書老而彌篤暨
韋堅獄起坐親故貶安陸懼為林甫所殺丐為浮屠不
許

柳渾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賤為浮屠道可緩死
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
德州孟簡晚佞佛過甚為時所誚嘗與劉伯芻歸登蕭
俛譯次梵言

京兆韋綬好佛經喪父鐮臂血寫浮圖書
范陽賈島初為浮屠名無本來東都時洛陽令禁僧午
後不得出島為詩自傷韓愈憐之因教其為文遂去浮



圖舉進士

孟州裴休嗜浮圖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爲樂與紇千素善至爲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之而所好不衰

陳州李罕之初爲浮屠行丐於市窮日無得因抵鉢禱緇聚衆攻剽五臺山下後仕至節度使

定州郎餘今嘗爲幽州錄事參軍有爲浮屠者積薪自焚長吏裴瓌率官屬觀之餘今日人情好生惡死彼違蔑教義反其所欲公當察之母輕往瓌試廉按果得其奸

張策少好浮屠之說乃落髮爲僧居長安慈恩寺黃巢犯長安乃返初服奉父母以避亂

史臣曰人之惑恠神也甚哉若佛者特西域一禍人耳裸頂露足以乞食自資癯辱其身屏營山麓若本無求於人徒屬稍稍從之然其言荒茫漫靡夷幻變現善推不驗無實之事以鬼神死生貫爲一條居之不疑培嗜欲棄親屬大抵與黃老相出入至漢十四葉書入中國蹟夫生人之情以耳目不際爲奇以不可知爲神以物理之外爲異以變化無方爲聖以生而死死復生回復續報歆豔其間爲或然以賤近貴遠爲喜鞮譯差殊不可研詰華人之譎誕者又攘莊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層累架騰直出其表以無上不可加爲勝妄相夸矜而

倡其風於是自天子逮庶人皆震動而祠奉之初宰相
王縉以綠業事佐代宗於是始作內道場晝夜唎梵龔
襪兵戎大作孟蘭肖祖宗像分供佛塔爲賊臣嘻笑至
憲宗遂迎佛骨於宮中韓愈指言其弊竄遂瀕死憲亦
弗獲天年幸福而禍無亦左乎懿宗不君精爽奪迷復
蹈前車而覆之興無知之場丐庇百解之齕以死自誓
無有顧籍流淚拜伏雖事宗廟上帝無以進焉屈萬乘
之貴自等於古胡數千載而遠以身爲殉嗚呼運移社
殫天告之矣懿不三月而殂唐德之不競厥有來哉悲
夫

蜀

蜀主建武成元年蜀主登樓有僧抉一目以獻蜀主

命飯僧萬人以報之

後梁 時成德節度使王鎔好佛求仙講經受錄齋醮
鍊仙丹後將張文禮謀殺之率衆踰入城鎔方焚香受
錄斷其首而去

後唐 莊宗同光二年九月赦天下應有本朝寺觀宜令
所在長吏取寺司常住物添修至萬壽節日須畢其工
十一月河南尹張全義奏萬壽節日嵩山開琉璃戒
壇度僧百人勅張全義首冠王臣深明佛性實善引于
淨衆增福種子皇極將欲壇啟琉璃人銓鴛鴦實彰忠
節宜示允俞二年正月幸鄴都登黎陽山燔香于天像
間五月幸廣化寺開佛塔請雨 時劉后踰次得立自

謂佛力專務畜積四方貢獻一上天子一上中宮寶貨
山積惟務寫佛經施僧尼而莊宗由此亦佞佛胡僧來
輒拜迎之 三年初五臺僧誠惠自言能降伏天龍命
風召兩唐主親帥后妃拜之誠惠安坐不起群臣莫敢
不拜惟郭崇韜不拜會大旱迎至洛陽使祈雨數旬不
雨或謂誠惠曰官以師祈雨無驗將焚之乃逃去慙懼
而死

明宗天城元年十一月勅佛氏之教其來久矣既爲空寂
之門不無高潔之士自淳風久散至道莫隆漸容游惰
之徒雜處緇黃之衆罔遵禁戒惟切經求託形勢以擾
人畜私財而潤己將思縱志肯樂聚居多于閭巷之間

別構住持之所妄陳福業潛誘聾愚或移動居人或侵
併物業如斯之弊其徒實繁朕方靜寰區務廉黎庶貴
臻有益共洽無私宜令徧行告諭一應今日已前修蓋
寺院無令毀廢今日以後不得輒有建造在僧尼亦宜
準佛法條例官壇受戒不得裏私剃度 二年九月益
州孟知祥令僧五人持佛牙長一寸六分云僖宗幸蜀
時留之今屬應聖嘉節願資萬壽命宣示近臣十月五
臺山王子寺僧廷果狀請爲先師廣法大師誠惠建塔
請名謚爲法雨太師慈雲之塔 時趙鳳爲門下侍郎
同平章事有僧獻佛牙鳳請驗其真僞以斧破之應手
而碎時宮中施物已及數千因鳳碎之乃止 長興四

年七月命中使押絹五百匹配五臺山僧齋料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遣供奉官鄭延璲往鳳翔招胡僧阿

闍黎初帝在藩屢與僧言闍黎行高知前事帝深重之

二年卒帝深嗟悼命翰林學士爲誌石 九月詔鳳翔

發遣僧祐聖大師至京師 二年正月千秋節樞密使

趙延壽獻金繪并大乘經十卷忻州刺史劉處讓獻金

字法華經一部太原多僧舍資福一宗尤事禪譚文武

間好佛者多臻其門帝頗崇奉及鎮河中鳳翔僧知數

言帝有金輪之位故僧阿闍黎言事多從延壽處讓有

事貢獻 四月遣供奉官李彥驥往鳳翔法門寺餽僧

尼道俗嘗舊遊故也 是月功德使言左右街僧銀可

肇報在京諸寺院童子行者于千春節考試及限各給

得文字許令披剃又僧尼沙彌年滿二十受具戒律其

間置官壇緣四十五日僧門結夏至七月十五日方滿

乞移至千春節前門置戒僧從之 時功德使奏每年

誕節諸州府奏薦僧道其僧尼欲立講論科講經科表

目科文章應制科特念科禪刹聲讚科道士女冠經法

科講論科文章應制科表目科聲讚科焚修科以試其

能否從之 八月杭州錢元璠言龍冊四年曾無報效

受鳳池之真命降龍冊以雙封特于府城外造寺二所

前百步起樓號奉恩其寺額乞以龍冊爲名詔曰錢元

璠效忠建寺比爲誕節齋僧龍冊爲名未嘗勤懇宜號

千春寺 三年遣供奉官劉虔賓往鳳翔法門寺四月
八日設天齋普會

後晉 高祖天福二年正月勅西天中印摩竭陀合衛國
大菩提寺三藏阿闍黎賜紫沙門室利縛羅宜賜號弘
梵大師 十一月于闐國僧勇哥羅贊常羅賜紫號昭
梵大師三年十一月西京左右街僧錄可肇等齋佛牙
到闕宣付汴京收掌 十二月勅河陽邢州潛龍舊宅
先令選名僧住持宜賜院額其河陽曰闍晉禪院邢州
曰廣法禪院 四年二月以天和節僧尼賜紫衣師號
者一百有五寺宇賜名額者二十有三襄州香界延州
衆寶邢州普會相州安福懷州普護鳳翔寶蓮鄭州妙

香棟州淨念洛州天花汾州普照洛京廣福鳳州弘利
京兆悟空并州定果徐州空寂宋州普福遼州澄節許
州菩提靖教陳州花臺定業東京金明善會 十二月
勅自前院宇依舊住持今後城郭村坊一切不得並造
五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師號者凡九十二人寺
宇賜名號者凡二十五所東京寶繩寶像法化法林西
京惠雲京兆普靜兗州等覺玄機蔡州吉祥懷州妙理
襄州護國許州定水貝州寶利博州金繩輝州密行弘
州仁壽鄴州感化潞州妙士定州毗城岐州善覺遺相
澤州解空慈州集聖鄆州真覺 四年建金界寺于五
臺立峻極院于高嶽 六年二月天和節道釋賜紫衣

師號者九百三十有四寺宇賜名額者九十有九東京
靜聖資壽西京仁聖清蓮延慶北京靜覺鳳翔弘化定
州法海孟州興惠趙州興惠興法襄州延壽延州興果
相州妙勝潞州慈雲汝州清涼安州竺乾陝州仁壽邢
州閑心濮州樂壽 五月加隰彌陀國僧啞哩以佛牙
泛海而至 十二月遣內班史延韜部署僧十四人于
宗城縣開置道場以鎮人為安重榮脅制而有殺戮崇
其福事 七年正月遣衛班衛延韜鎮州開置水陸道
場 二月天和節三京諸道州府奏僧尼道士及紫衣
師號凡百人寺觀名額五十餘處悉從之 五月秦州
侯益以降范延光克契願心修成天王院一所乞賜名

額勅以福順天王院為名

少帝開運二年六月定州奏據即山招收指揮使孫方簡
狀當山有僧院地居山谷道扼鄉間自番戎騷動以來
邊界驚移之後多聚強壯自辦戈矛每遇賊軍皆獲勝
要害乞賜額院名詔以勝福之院為名 其佛舍尼孫深
言深居之能以妖術惑眾遠近信奉孫方簡及弟行史自
意深意之姪事之甚謹深意死方簡嗣之其徒日盛後
叛降 是歲契丹廢晉主重貴遷晉主及其家人于封
禪寺以兵守之數遣使存問時雨雪連旬外無供億上
下凍餒太后使人謂僧曰吾嘗于此飯僧數萬獨無一
人相念耶僧辭以虜意難測故不敢獻食 時馬嗣孫
學韓愈為文多斥浮屠之說及罷歸乃反學佛撰法喜

集佛圖記行于世時人謂之曰佞清泰不徹乃來佞佛

清泰廢帝年號也

閩 閩主昶通文二年方士謂有白龍夜見乃令作白龍寺

後漢 隱帝乾祐二年太子率更令李守瓊言沙門著紫太濫曰以臣愚見不敢望便止絕每歲誕節前據所奏薦便令其身隨薦章詣闕令功德使召兩街僧官考試所業短長以行恩澤庶絕濫舉之門

後周 太祖廣順二年十一月以在京潛龍宅為佛宮賜號額天勝禪寺 三年十一月中印土僧法進賜紫衣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親征河東四月幸團栢谷佛寺賜主

僧紫衣 九月以潛龍宮為皇建禪院遣沙門清興居之是月齊州沙門義楚進釋氏六帖三十卷義楚少負名操亦通儒學將佛書麗事以類相從擬白氏儒書所集帝覽而嘉之賜以紫衣其書付史館 二年勅天下寺院非勅額者悉廢之禁私度僧尼凡欲出家者必俟祖父母父母伯叔之命禁僧俗等捨身斷手足煉指掛燈帶鉗之類幻惑流俗者令諸州每歲造僧帳有死亡歸俗皆隨時開落廢寺院三萬餘所存者二千六百九十四見僧尼六萬餘人

胡氏曰寺皆宜廢不為有勅額而可存僧不可度不為有尊長之命而可度殘身煉指之類固惑流俗比之無

父無君者淺矣與其禁之無亦擇其重者乎是時僧尼合六萬餘人歸之南畝則農也拘之冊籍則卒也知百農未贍一兵而此六萬人者凡仰食幾農夫矣豈世宗未之思耶

是年括民間佛像鑄錢五十日內輸官受直過期匿五斤以上罪死不及者論刑有差謂侍臣曰佛以善道化人苟志于善則為佛矣彼銅像豈所謂佛耶且佛志在利人雖頭目猶捨以布施若朕身可以濟民亦非所惜也 四年十月賜京城內新寺等額以天清顯靜顯寧聖壽為名 五年四月征淮南回至泗州華光普王寺賜寺僧帛有差六月內出御衣六百餘事錢四十萬羅

穀百匹分賜兩階僧道令增修寺觀 六年四月幸滄州駐蹕于乾寧軍賜于城內二寺名額一曰迎鑿一曰順聖從寺僧請也

南唐 上元縣一民暴死三日復生詣唐主具奏入冥見先帝言為宋齊丘所悞殺和州降卒千餘人冤訴仗汝歸語嗣君凡寺觀鳴鐘可延久其聲吾受苦惟聞鐘則暫休或能為造一鐘尤善吾在位日嘗以干闥國遺我玉天王像藏于瓦棺寺佛左膝人無知者汝以此為驗唐主遂請瓦棺寺佛膝得天王像感泣造一鐘于清涼寺鐫其上曰薦烈祖高皇脫幽出厄以玉像建塔葬蔣山

邊鎬初從查文徽克建州凡所俘獲皆全之建人謂之邊佛子及克潭州市不易肆潭人謂之邊菩薩既而政無紀綱惟日設齋供盛修佛寺潭人失望謂之邊和尚後主李煜酷信佛氏輒于禁中崇建寺宇延集僧尼與周后頂僧伽帽披袈裟課誦佛經跪拜頓顙至為瘤贅親削僧徒剃簡試之以頰少有芒刺則再加修治其手不抄常作佛印而行百官士庶稍稍效之募道士願為僧者予二金僧人犯姦則曰彼本欲婚姻若論如法是從其欲也但令禮佛拜百釋之斷死罪適遇其宮中齋日則對佛像燃燈以達旦為驗謂之命燈若燈滅則依法不滅則貸法由是富人賂左右竊續其燈而免死者甚

衆未開寶初太祖遣淮北少年有口辯者為僧假言募化而至朝夕入論六根四諦天堂地獄循環果報之說後主大喜謂之一佛出世身披紅羅銷金花後主謂其大奢吝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廣施梵刹營造塔像自是困庾漸虛財用耗蠹又請于牛頭山大起蘭若千餘間廣聚僧徒日設齋供食有不盡者明日再具謂之折倒識者謂折倒乃敗徵也宋師渡江即其寺為營署又有北僧就采石磯建石塔且云自幼草衣糲食不渾凡俗遺之齋供一無所受宋師尅池州繫浮橋于石塔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問禍福對曰臣當以佛力禦之乃登城大呼周摩數四後主令僧

俗軍士念救苦菩薩滿城沸涌未幾四面矢石俱下復
召小長老麾之稱疾不起始疑其誣殺之淨德尼院凡
八十餘處皆宮中人出家者諸王公卿處子多在焉都
城將陷積薪于院庭後主與之約曰如有不虞宮中舉
火為應吾與汝當俱焚死是日保儀黃氏焚積書于宮
中淨德遙觀其煙焰遂焚積薪皆赴火死城中有僧千
數表乞披堅執銳以舒國難後主不許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六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三百四十七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總紀四

宋

太祖建隆元年十二月詔于揚州城下戰地造寺賜額建
隆賜田千頃命僧道暉主之 二年詔誕聖節京師及
天下命僧升座祝壽為準 三年詔每歲試童行通連
經七軸者給祠部牒披剃 開寶二年詔成都造金銀
佛經各一藏 四年詔雕佛經一藏 五年禁民為佛
像浮屠 時檢校太師王仁鎬多以俸祿奉佛飯僧每
晨誦佛經五卷或至日盱方視事從事劉謙責曰公貴

為藩侯不能勤恤百姓孜孜奉佛何也仁鑄遜謝

太宗太平興國元年帝製新譯三藏聖教序賜天竺三藏

法師 二年止僧科 七年邠國大長公主為尼號圓

明大師又衛國大長公主不嫁人號報慈正覺大師

十一年舒州柯萼遇異僧于萬歲山以杖指松根使萼

鑿之得瑞篆文識聖朝國祚無疆萼進石于京師詔藏

秘府他日大士降見禁中帝親聞緒言致祭鍾山 是

年詔立譯經傳法院于東京如唐故事宰相為譯經潤

文帝製前序 詔普度天下童行為僧不限常制自即

位至是凡度一十七萬餘人 時江東有僧請闕請修

天台壽昌寺且言寺成願焚身以報帝允其請命內侍

衛紹欽往督營繕既訖遽積薪于庭請僧如願僧言欲

見至尊面謝紹欽曰昨辭朝日親奉德音不煩致謝僧

惴怖偃蹇顧道俗望有救之者紹欽即促令躋薪上火

既盛僧欲投下紹欽遣左右以叉抑按而焚之 雍熙

二年京城外有僧積薪將自焚帝惡其惑眾令配流極

惡處仍毀其所居因謂宰相曰近多請建置佛院屋才

十數間輒求名額大抵誑惑閭閻藏隱姦弊耳詔天下

寺觀毋得建置 通許鎮都監王賓以俸錢修古寺基

掘地丈餘得數石佛及石像有賓姓名賓異其事以聞

詔名其寺為淳化賜新印經一藏錢二百萬以助之

時太尉沈倫好佛盛夏恣咬嗜膚冀以徼福 端拱三

年作開寶寺塔藏舍利也高三百六十尺費億萬計八年始成知制誥田錫上疏曰衆謂金碧煒煌臣以為塗膏爨血帝亦不怒 淳化三年終南隱士种放雅不喜浮屠嘗裂佛經製帷帳至是召之不至 時趙普既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帝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智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智圓大師 太尉李崇矩信奉釋氏飯僧至七十萬造像建寺尤多 康定三年詔禁以金飾佛像 郵城馬應圖知頓丘縣以部芻糧没虜中其子元方削髮為浮屠求父尸不得帝哀之為官其兄元吉 帝一日幸相國寺見僧看經問是何經曰仁王經帝曰既是朕經何在卿手僧無對又幸開

寶寺問僧是何人曰塔主帝曰朕之塔為何卿作主僧無對一日因僧朝見問何處來曰廬山卧雲庵帝曰朕聞卧雲深處不朝天為何到此僧無對一日僧入對次曰陛下還記得否帝曰何處相見來曰靈山一別直到如今帝曰以何為驗僧無對京寺回祿藏經悉為煨燼僧欲乞宣賜召對帝曰昔日摩騰不燒今何為燒僧無對帝嘗夢神人報曰請陛下發菩提心因早朝宣問左右街菩提心如何生發僧無對智寂大師進三界圖帝問朕在何一界中寂無對一日朝罷帝擊鉢問丞相王隨曰既是大庾嶺頭提不起何為在朕手中隨無對王隨嘗參首山禪師深明大法臨終書偈曰畫堂燈已

戒彈指向誰說去住本尋常春風掃殘雪揚億深信佛
法與廣慧禪師酬答往來有偈曰八角磨盤旋空走金
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

真宗咸平初年製繼聖教序賜天竺三藏朝散大夫試光
祿卿明教大師法賢 大中祥符四年天竺三藏施法
護譯佛吉祥等經二百餘卷叅政趙安仁等潤文 五
年詔道釋藏經互相毀者削去王欽若以化胡經不可
削 天禧中王旦將卒以不諫天書為憾遺令削髮披
緇以葬時禁民棄父母為僧道又嘗大會道釋千大安
殿凡萬三千餘人又嘗建齋醮親臨賜以銀藥大錢
仁宗天聖四年賜天台教部入藏天竺寺思悟侍者焚軀

為報國恩 明道二年放度天下三帳僧尼 景祐元

年六月毀無額僧舍 二年詔選童子五十人習梵學

帝製天聖廣燈錄序賜護國將軍節度使謝馬都尉

李遵勗 寶元二年崇以金箔飾佛像 慶曆四年開

寶塔火余靖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宜戒懼以答

天意而聞有詔取舊瘞舍利入禁中竊恐巧佞之人推

為靈異再圖營造廣事浮費以奉佛求福非天下之望

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焚况藉其福以庇民哉七

年初貝冀俗尚妖幻相與尋五龍滴淚等經及誌圖識

書言釋迦佛衰謝彌勒佛當持世貝州卒王則嘗刺福

字於背妖人因妄傳則字隱起爭信事之至是遂據城

反旗幟號令率以佛為稱文彥博督明鎬討平之時
 周沆知成德軍俗方業親事佛沆按斥數千人還其家
 許幾知南陵縣民託僧尼為奸者斥還數百人程
 珣知漢州宴客開元僧舍酒方行人譁言佛光現觀者
 相騰踐珣安坐不動頃之自定程顥為鄆縣主簿有
 石佛歲傳其首放光顥曰俟取其首就觀之其光乃
 止劉初知廬州有定水精舍泥佛自動晝夜不息人
 甚懼初昇像投江中

英宗治平三年詔民間私造寺院屋宇至三千間者可賜
 額曰壽聖悉存之

神宗熙寧元年始鬻僧道度牒時歲饑河決知諫院錢公

輔建議也四年詔同天節普度僧尼五年王安石
 奏施金陵舊第為寺請真淨克文住持賜額保寧元
 豐元年二月慈聖皇太后崩會京咸千座法師于慶壽
 殿齋例賜紫服師名制革相國寺六十四院為二禪
 八律詔宗本禪師住惠林引對于延和殿問法四
 年京師創法雲寺成

哲宗元祐元年詔革大洪山靈峰寺為禪院元祐末司
 馬光將卒遺命治喪不用浮屠且述唐李舟之言曰天
 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家因
 遵其令呂大防權知開封府有僧証民取財因訟至庭
 下驗治得情命抱獄具即其所杖之他挾奸者皆遁去

侯仲良二程甥也人欲館仲良者仲良見其家壁垂佛
像几積佛書即去之

李及之知潤州園中菜悉開蓮花仍各有一佛坐花中
形如雕刻此花草之變怪也

徽宗大觀三年停給僧尼度牒 政和三年嘉州巡捕官

奏本部路傍有大古樹因風摧折中有一僧禪定鬚髮
被體指爪遶身帝降旨令有幽 至京命西天總持三藏

以金磬出其定遂問何代僧曰我乃東林遠法師之弟
名慧持因遊峨嵋入定於樹法法師無恙否藏曰遠法

師晉人也化去七百年矣持不復語藏問師既至此欲
歸何所持曰陳留縣復入定帝製三偈命繪像頒行

七百年來老古錘定中消息誰知爭如隻履西歸去
生死何勞木作皮藏止于澤亦 藏身天下無藏道可親
寄語莊周休擬論樹中不是百 趣人有情身不是無情
皮此人人定裏身會得菩提本 無樹不須辛苦問靈能

時又有兵興民邵宗益剖蚌得羅漢像歸于慈感寺後
至建炎間憲使楊應誠傳玩躍 入于溪漁人再獲乃建

閣以藏之 四年詔佛果禪師 允勤住京師天寧 賜
求道法師號寶覺住左街香積寺 宣和元年正月帝

從林靈素言詔禪佛號大覺金仙餘為仙人大士僧稱
德士行稱德童而冠服之但道冠有徽德冠無徽又以

寺為宮院為觀尋改女冠為女道尼為女德仍禁銅鏡
塔像下書詔便今天下德士逐出本寺不令將帶衣鉢

財物而使道士安心住持時求道法師上疏極諫帝大

怒付刑部獄黥春陵 二年復僧寺額又復德士爲僧
高宗建炎三年金粘沒喝陷天長軍帝已奔鎮江而汪伯
彥黃潛善方率同列聽浮屠克勤說法 紹興八年詔
諸軍州建報恩光孝奉徽宗香火 十三年停給僧牒
先是臨安府乞度牒修觀音殿 帝不許特給錢五千緡
曰朕觀人主欲消除釋老或毀其徒皆不適中徃徃反
熾今不放度牒可以漸消而吾道盛矣至是命停給雖
特旨亦令執奏 二十年上詔 大臣曰緣不度僧常住
多有絕產令戶部撥以贍學 是年皇太后韋氏建崇
先顯孝禪寺于杭之高亭山 二十五年詔收諸路給
餘僧牒上曰朕未嘗絕佛法正 恐不耕者衆耳 二十

六年詔復給僧牒市軍儲

孝宗乾道二年詔靈隱道昌禪師住淨慈 二年詔上竺二
若納講師于四月八日選五竺僧入內觀堂行金光明
三昧祈福邦家時上于選德殿觀音贊賜上竺刊于
石 七年正月召惠遠禪師見選德殿與論佛道同異
帝曰以佛修心以道持身以儒治世可也 詔僧寺道
觀毋免稅役 八年正月駕幸靈隱 八月七日詔靈
隱徑山天竺僧集內觀音堂齋宣靈隱惠遠入東閣賜
坐咨論法要特賜遠號佛海禪師 九年詔賜內帑二
萬緡付上竺建藏殿賜經一藏命皇太子書殿榜曰法
輪寶藏 淳熙元年詔賜上竺白雲堂印靈隱直指堂

印 二年特旨福州東禪刊天台宗教部同大藏流通
十年帝註圓覺經遣中使賚賜徑山住持寶印刊行
光宗紹興時包恢知台州有妖僧居山中號活佛男女爭
事之因為奸利豪貴風靡恢誅其僧

理宗紹定時胡穎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之寺僧畜大蛇
能驚動人穎檄僧昇蛇至今日爾有神靈當三日見恠
及期蠢然殺之

遼

太祖立國之初即建開教寺後六年討兩淮以所獲僧崇
文等五十人歸西樓建天雄寺居之以示天助雄武
神册三年太祖詔建佛寺 四年命皇后皇太子分

謁寺觀 天贊四年幸安國寺飯僧

太宗天顯十年幸弘福寺為皇后飯僧見觀音畫像乃大
聖皇帝應天皇后及人皇王所施悲嘆不已 會同五
年以皇太后不豫幸菩薩堂飯僧五萬人

穆宗應律二年以生日飯僧

景宗保寧六年以沙門昭敏為三京諸道僧尼都總管加
兼侍中之職 八年漢遣使言天清節設無遮會飯僧
祝釐

聖宗統和二年以景宗忌辰詔諸道京鎮遣官行香飯僧
四年以殺敵多詔上京開龍寺建佛事一月飯僧萬人
九年詔禁私度僧尼 十二年以景宗石像成幸延壽

寺飯僧 十五年禁諸山寺毋濫度僧尼 開泰元年

鐵驪那沙乞賜佛像詔賜護國仁王佛像一 四年詔

汰東京僧 九年禁僧燃身煉指 時耶律休哥孫馬

哥入見上問卿奉佛乎對曰臣每旦誦太祖太宗及先

臣遺訓未暇奉佛帝悅

興宗重熙八年皇太后召僧論佛法 十一年以宣獻皇

后忌辰上與皇太后素服飯僧 二十三年開泰寺鑄

銀佛像遼主尤重浮屠法數變服入寺觀僧有正拜三

公三師兼政事令者

道宗清寧十年七月禁僧尼私詣行在妄述禍福取財物

咸雍二年夏國遣使進回鶻僧金佛梵覺經 僧守志

加守司徒 四年頒行御製華嚴經贊 五年僧志福

加守司徒 六年加圓釋法鈞二僧並守司空 七年

置佛骨於招仙浮圖罷獵禁屠殺 八年以北邊捷多

殺人飯僧南京中京 三月有司奏泰寧江三州三千

餘人願為僧尼受具足戒制許之 七月以御書華嚴

經五頌出示群臣 十二月賜高麗佛經一藏 大康

元年三月命皇太子寫佛書 五年詔諸路毋禁僧尼

開壇 十一月召沙門守道開壇於內殿 九年詔僧

善智讎校高麗所進佛經頒行之 十年復建南京奉

福寺浮圖 大安元年詔僧尼無故不得入闕 九年

興中府其露降遣使祠佛飯僧 壽隆元年高麗進貝

多葉佛經 三年以安車召醫巫問山僧志達 六年

召醫巫問山僧志達設壇于內殿

遼史曰遼主一歲而飯僧三十六萬一日而祝髮三千

金

太宗天會元年上京慶元寺獻佛骨却之 是時移瑞像

佛牙入內殿供養又詔釋氏有瀆神踰分者除削之

五年迎梅檀瑞象到燕京建水陸會七晝夜安奉于閔

忠寺供養

熙宗皇統二年英悼太子生日詔惠海大師于上京宮側

剏造大儲慶寺普度僧尼百萬大赦天下 三年詔海

惠清慧二禪師住儲慶寺迎瑞像于本寺積慶閣中供

奉 六年復賜清惠佛智護國大師號登國師座特賜

金襴大衣及所用珍異其欽敬前所未有帝后親奉接

足禮受 八年詔禁私度僧尼

海陵天德元年廢度僧道 正隆元年御宣華門觀迎佛

賜諸寺僧絹五百匹綵五十段銀五百兩 十二月禁

二月八日迎佛

世宗大定元年移都燕京剏建太慶壽寺成詔請玄冥禪

師顛公開山第一代勅皇子燕王降香賜錢二萬沐田

二十頃 二年除迎賽神佛禁令 六年十月一日詔

顛禪師于東京剏清安禪寺度僧五百作般瑟于叱會

八年謂秘書監移刺子敬等曰朕於佛法尤所未信

梁武帝為周泰寺奴遼道宗以民戶賜寺僧復加以三公之官其惑甚矣 是時真儀皇后出家為尼建重慶寺度尼百人賜田二百頃 十四年諭宰臣曰聞愚民祈福多建佛寺雖已條禁尚多犯者宜申約束毋令徒費財用 二十年正月勅建仰山棲隱禪寺命玄冥顯公開山賜田設會度僧萬人 二十四年二月大長公主降錢三百萬建昊天寺給田百頃每歲度僧尼十人 二十六年香山寺成金主幸其寺賜名大未安給田二千畝粟七十株錢二萬貫 九月次薊州歷幸仙洞香林淨名上方中盤天香感化諸寺 二十七年諭宰臣曰人皆以奉道崇佛設齋誦經為福朕使百姓無覺

天下安樂不勝于彼乎爾等看輔相之任誠能匡益國

家使百姓蒙利不惟身享真報亦施及子孫矣

章宗明昌元年制禁自披剃為僧道者 四年詔請萬松

長老於禁庭升座帝親迎禮聞未聞法開悟感慨親奉

錦綺大僧祇友詣座授施后妃貴戚羅拜拱跪各施珍

愛以奉供養建普度會施利異常累日祥雲連綿天際

六年勅僧道三詳 是年尚書省奏言事者謂近年

釋道之流不拜父母親屬敗害風俗莫此為甚禮官言

唐開元二年勅云聞道士女冠僧尼不拜二親是為子

而忘其親傲親而徇於未自今以後並令拜父母其有

喪服輕重及尊屬禮數一準常儀臣等以為宜依典故

行之制曰可 承安元年六月勅自今長老太師大德不限年甲長老太師許度弟子三人大德二人戒僧年四十以上度一人其大定十五年附籍沙彌年六十以上並令受戒仍不許度弟子尼道士女冠亦如之 十一月二十三日大赦度僧一千 四年御宣華門觀迎佛 泰和二年以皇子晬日放僧道戒牒三千

元

憲宗時號西域僧那摩為國師令總天下釋教又以僧海

雲總釋教事

世祖中統元年五月二十七日大赦普度僧尼 十二月以梵僧八合師巴為帝師授以銀印統釋教 二年五

月遣王祐于西川等路採訪高僧 六月賜僧子聰懷

孟那州田各五十頃後以子聰同議樞密院事詔復姓

劉氏名秉忠 八月賜慶壽寺海雲寺陸地五百頃

三年十一月勅聖安寺作佛頂金陵會 十二月作佛

事于昊天寺七晝夜賜銀萬五千兩 四年建太廟命

僧薦佛事七晝夜歲以為常 至元元年八月改元大

赦天下設會度僧詔請國師扮彌達發思八登座受秘

密戒 八月拜僧劉秉忠光祿大夫太保參預中書省

事 二年二月詔諭總統所僧人通五大部經者為中

選以有德業者為州郡僧錄判正副都綱等官仍于各

路設三學講三禪會 時詔都城大作佛寺集教坊妓

樂及儀仗以迎愛薛奏曰高麗初隲山東初定江南未
下天下疲敕奈何爲此無益之費帝嘉納之 三年四
月勅僧道祈福于中都寺觀詔以僧機爲總統居慶壽
寺 四年正月禁僧官侵理民訟 七年詔請瞻巴金
剛上師住持仁王寺普度僧員 九年勅僧道也里克
温有家室不持戒律者占籍爲民 十二月建大護國
仁王寺于高良河勅更定僧服色 八年修佛事于瓊
華島 九年正月勅燕王遣使持香幡祠五臺興國寺
七月集都城僧誦大藏經九會建大聖壽萬安寺
十一年帝師八思巴請告西還留之不可乃以其弟亦
憐真嗣 十二年命國師亦憐真作佛事于太廟又設

資戒會于京師 時僧末靜奉旨赴上都賜號通寂大
師勅賜紅綾大衣禿魯赤大王賜金欄袈裟 十四年
詔以僧亢吉祥鄰真加瓦爲江南釋教總攝除僧租稅
禁擾寺宇者 十五年正月旦設會齋僧大赦王泉等
五寺蒙恩得度三月 十六年五月五臺山作佛事散
都修佛事十有五日又建聖壽萬安寺于京城 十二
月八思巴卒計聞賻贈有加賜號皇天之下一人之上
宣文輔治大聖至德普覺真智佑國如意大寶法王西
天佛子大元帝師至治間特詔郡縣建廟通祀泰定初
元八月又以繪像十一頌各行省俾塑祀之
元史曰元起朔方固已崇尚釋教及得西域世祖以其

地廣而險遠民獷而好鬪思有以因其俗而柔其人乃郡縣土番之地設官分職而領之于帝師乃立宣政院其爲使位居第二者必以僧爲之出帝師所辟舉而總其政于內外者帥臣以下亦必僧俗並用而軍民通攝於是帝師之命與詔勅並行于西土百年之間朝廷所以敬禮而尊信之者無所不用其至雖帝后妃主皆因受戒而爲之膜拜正衙朝會百官班列而帝師亦或專席于坐隅且每帝即位之始降詔褒護必勅章佩監絡珠爲字以賜蓋重之如此其未至而迎之則中書大臣馳驛累百騎以往所過供億送迎比至京師則勅大府假法駕半仗以爲前導詔省臺院官以及百司庶府並服銀鼠質孫用每歲二月八日迎佛威儀往迓且命禮部尚書即中專督迎接及其卒而歸葬舍利又命百官出郭祭餞大德九年專遣平章鉄木兒乘傳護送賻金五百兩銀千兩幣帛萬端鈔三千錠皇慶二年加至賻金五千兩銀一萬五千兩錦綺雜綵共一萬七千匹雖其昆弟子姓之往來有司亦供億無乏泰定間以帝師弟公哥亦思監將至詔中書持羊酒郊勞而其兄鉄南藏尚主封王賜金印給圓符其弟子之號司空司徒國公佩金玉印章者前後相望爲其徒者怙勢恣睢日新月盛氣焰薰灼延于四方如楊璉真加輩爲害不可勝言

十七年二月張易言高和尚有秘術能役鬼爲兵遙制
敵人命和禮霍孫將兵與高和尚同赴北邊 三月立
都功德使司掌奏帝師所統僧人秩從三品 十二月
勅鑄板印造帝師八思巴新譯戒本五百部頒降諸路
僧人 十八年遣使詣東海及濟源廟修佛事 十九
年十月勅河西僧道也里克溫有妻室者同民納稅
十一月罷都功德使脫列其修設佛事妄費官物皆徵
還之 十二月帝師亦憐真卒以荅兒麻八刺乞列嗣
仍掌玉印統領諸國釋教 造帝師八思巴舍利塔
二十年臺臣言伐木造寺凡四處役重詔罷南城及五
臺山建寺宇 二十一年命亦黑迷失使海外僧迦刺

國觀佛鉢舍利賜以玉帶衣服鞍轡後又使馬八兒國
取佛鉢舍利浮海阻風一年乃至二十二年集諸路僧
四萬于西京普安寺作資戒會七晝夜至二十三月命帝
師也憐失甲自羅二思八等遞作佛事于萬安興教慶
壽等寺 二十三年正月以江南廢寺土田爲人占據
者悉付總統楊璉真伽修寺 十二月命西僧遞作佛
事于萬壽山玉塔殿萬安寺凡三十會 是歲帝師荅
兒麻八刺乞列卒亦攝思連直嗣 二十四年命西僧
監藏宛卜卜思哥等作佛事坐靜于大殿寢殿萬壽山
五臺山等寺凡三十三會 二十五年十一月改釋教
總制院爲宣政院秩從一品印用三臺 十二月命亦

思麻等七百餘人作佛事坐靜十王塔殿寢殿萬壽山
護國仁王等寺凡五十四會 是歲萬安寺佛像成凡
費金五百四十兩水銀二百四十斤 杭州僧毀宋故
宮爲佛寺又欲取宋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爲浮圖基推
官屠致遠力拒止之 二十六年二月詔天下梵寺所
貯藏經集僧看誦仍給所費俾爲歲例旋幸大聖壽萬
安寺置旃檀佛像又命帝師及西僧作佛事坐靜二十
會 二十七年二月立江南營田提舉司秩從五品掌
僧寺特產 六月繕寫金字藏經凡糜金三千二百四
十四兩 八月禁諸王遣僧建寺擾民 命帝師西僧
迺作佛事坐靜千萬壽山厚載門茶罕 腦兒聖壽萬安
寺桓州南屏庵雙泉等所凡七十二會 二十八年令
僧羅藏等迺作佛事坐靜于聖壽萬安 涿州等寺凡五
十會 是歲宣政院上天下寺宇四萬二千三百一十
八區僧尼二十一萬三千一百四十八人 二十九年
正月給還楊璉真伽土田人戶之隸僧坊者初璉真伽
重賂桑哥擅發宋諸陵一百有一所殺人命四攘盜詐
掠諸賊計金一千七百兩銀六千八百兩玉帶九玉器
大小百一十有一雜貨具百五十有二大珠五十兩爲
鈔十一萬六千二百錠田二萬三千畝私庇平民不輸
公賦者二萬三千戶他所藏匿未露者不論也臺省諸
臣乞正典刑以謝天下帝猶貸之死而給還其人口土

五月詔聽僧食鹽不輸課 是歲命國師諸僧呪
師修佛事七十二會 三十年十月僧官總統以下有
妻者罷之 是歲作佛事祈福 帝嘗使廉希憲受佛
戒對曰臣已受孔子戒矣帝曰汝孔子亦有戒耶對曰
爲臣思忠爲子死孝是也帝悅 三十一年帝師亦攝
思連真卒乞刺思八幹節兒嗣 時國師來自西番欲
與講法言語不相通乃命迦魯答納思從國師習其法
及言與字暮年皆通以畏吾字譯西天西番經論既成
進其書帝命鈔版賜諸王大臣

成宗元貞元年正月以國忌即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
二月製寶王五方佛冠賜帝師 四月爲太后建五

臺山佛寺以大都保定等十路應其所需 五月以魯
國大長公主建佛寺于應昌給鈔千錠金五十兩 九
月用帝師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七人 十二月
荆南僧普照等僞撰佛書有不道語伏誅 更賜帝師
雙龍盤紐白玉印文曰大元帝師統領諸國僧尼中興
釋教之印 大德元年五月給鈔千錠建臨洮佛寺
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親往祈祝監察御史李元禮上
疏以諫其畧曰五臺山剏建佛寺工役俱興供億煩重
民不聊生伏聞太后將臨幸五臺山有五不可盛夏禾
稼方茂民食所需騎從經過不無蹂踐一也親勞聖體
冒風日往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悔將何

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爲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爲怒今太后欲爲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惟回轅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致矣臺臣不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中丞崔彧有隙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庇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元主大怒勅完澤鞠之完澤曰往者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此寺蓋先帝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不忽木曰他御史不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遂罷萬僧復元禮職時四川廉訪司僉事朵羅台上疏曰內外修寺雖支官錢而一椽一瓦皆勞民力百姓嗟怨感傷和氣宜且停罷仍減省供佛飯僧費以舒國用如此則上應天心下合民志不求福而福自至矣六月詔僧犯姦盜重罪者聽有司鞠問十一月禁僧擅掘鑛炭山場十二月平章孛羅歡等言富戶規避差稅冒爲僧道且僧道作商賈有妻子與編氓無異請汰爲民宋時爲僧道者必先輸錢縣官始給度牒今不定制僥倖必多帝令擬議以聞二年三月詔僧人犯姦盜詐僞聽有司專決輕者與僧官約斷約不至者罪

之 五年二月賜昭應宮興教寺地各百頃興教仍賜
鈔萬五十錠上都乾元寺地九十頃鈔如興教之數萬
安寺地六百頃鈔萬錠南禪寺地百二十頃鈔如萬安
之數七月命御史臺檢點僧司案牘 六年三月以星
變命僧設水陸大會七晝夜 命必蘭納識里從帝師
受戒于廣寒殿代帝出家 七年四月左丞相荅剌罕
言僧人修佛事畢必釋重囚有殺人及妻妾殺夫者皆
指名釋之生者苟免死者負冤於福何有帝嘉納之
五月詔僧人與民均當差役 六月禁僧人以修建佛
寺爲名贖諸王令旨乘傳擾民者 八年正月以輦真
監藏爲帝師 十一月命凡僧姦盜殺人者聽有司專

決 九年正月帝師輦真監藏卒賻儀甚厚仍建塔寺
二月建大天壽萬壽寺寺中塑秘密佛形像醜恠皇
后弘吉刺氏幸寺見之惡焉以帕幘其面而過尋勅毀
之 三月以乞刺思八斡節兒姪相家班爲帝師 十
年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汰其民歸州縣僧歸
各寺田悉輸租 五月詔西僧往返不許馳驛給以舟
車時皇子有疾皇后責膽巴救護巴曰佛法如燈籠風
至能護之如燭盡則難爲矣 十一年六月時武宗勅
內郡江南高麗四川雲南諸寺僧誦藏經爲三宮祈福
八月建佛閣於五臺寺時太子建佛寺請買民地益
之給鈔萬七百錠有奇 十一月建佛寺於五臺山

十二月以民貧歲歉詔宣政院併省佛事
武宗至大元年二月以皇太子建佛寺立營繕司秩五品
復立白雲宗攝所秩從二品設官三員 建佛寺于大
都城南 五月以西番僧從駕上都途中擾民禁之
禁白蓮社毀其祠宇以其人還隸民籍 時從帝師請
以釋教都總管朶兒只八兼領囊八地產錢物爲都總
管府達魯花赤總其財賦 以西番僧教瓦班爲翰林
承旨 改護國仁王寺昭應規運總管府爲會福院秩
從二品 九月以軍五十人供造寺工役 十月皇太
后造寺五臺山摘軍六千五百人供其役 時上都開
元寺西僧強市民新民訴諸留守李壁壁方詢問其由
僧已率其黨持白挺突入公府隅索引壁髮捽諸地箠
扑交下曳之以歸閉諸空室乃得脫奔訴於朝湯赦
得免 二年二月皇太子幸五臺佛寺 復徵僧道賦
稅 更僧俗相毆令皇太子言宣政院先奉旨毆西僧
者截手詈者斷舌此法昔所未聞有華國與僧俗相毆
已有明憲乞更其令從之 時僧龔柯等十八人與諸
王合兒八刺妃忽秃赤的斤爭道拉妃下車毆之且有
犯上等語事聞詔釋不問 三年正月營五臺寺役工
匠千四百人軍三千五百人 四月改大乘華普慶寺
總管府爲崇祥監 六月立規運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領大崇恩福元寺錢糧置提舉司資用庫大益倉隸之

十月封僧亦憐真乞烈思為文國公賜金印 十一

月改大崇恩福元寺規運總管府為隆禧院秩從二品

四年二月時仁宗即位罷總攝所及各處僧錄僧正都綱

司凡僧人訴訟悉歸有司御史臺臣言白雲宗總攝所

統江南為僧之有髮者不養父母避役損民乞追收璽

書銀印勒還民俗從之 禁宣政院違制度僧又罷僧

道崇里克溫吞失蠻頭陀白雲宗諸司 十月繪武宗

御容奉安大崇恩福元寺 賜大普慶寺金千兩銀五

千兩鈔萬錠西錦綵段紗羅布帛萬端田八萬畝邸舍

四百間 罷宣政院理問僧人詞訟

仁宗皇慶元年正月改崇祥監為崇祥院秩正二品 六

月賜崇福寺河南官地百頃 十月雲南行省右丞孛

只兒威有罪國師搠思吉斡節兒奏請釋之帝斥之曰

僧人宜誦佛書官事豈當與耶時李孟奏罷僧道官天

下稱快 二年二月各寺修佛事日用羊九千四百四

十勅遵舊制易以蔬食 功德司使亦憐真等以佛事

奏釋重囚不允 六月詔諭僧俗辯訟有司及主僧同

問續置土田如例輸稅 七月以作佛事釋囚徒二十

九人 九月帝師都加班卒以相兒加思嗣 延祐元

年三月以僧人作佛事釋繫囚 二年正月置大聖壽

萬安寺都總管府秩正三品 以公哥羅右監藏班藏

卜為帝師 十月授白雲宗主沈明仁榮祿大夫司空

三年八月置織佛像工匠提調所秩七品官二員十一月大萬寧寺住持僧米普雲濟以所佩國公印移文有司紊亂官政勅禁止之四年正月給帝師廩食鈔萬錠六月禁總攝沈明仁所佩司空印母移文有司五年二月寫金字佛經書維摩經給金三千兩又書藏經給金九百兩銀一百五十兩初宣徽使院歲供內廷佛事之費以斤數者麪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酥蜜共五萬餘蓋自至元三十年間醮祀佛事之日僅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是時僧徒冒利無厭歲費滋甚較之大德又不知幾倍矣三月晉王內史哈得驢加榮祿大夫封宣國公給

金九百兩銀百五十兩書金字藏經時晉王甘麻剌崇尚浮圖命僧作佛事歲耗財無筭四月升印經提舉司為延福監秩正三品九月以作佛事釋重囚三人輕囚五十三人置大永福寺都總管府秩三品十月勅僧人除宋舊有及朝廷撥賜土田免租稅餘田與民一體科徵建帝師八思巴殿于大興教寺給鈔萬錠六年二月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三月賜大興教寺僧齋食鈔二萬錠六月賜大乾元寺鈔萬錠俾營子錢供繕修之費仍陞其提點所為總管府給銀印秩正三品九月以作佛事釋大辟囚七人流以

下囚六人 十月中書省臣言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姦

惡詔令嚴鞠之 七年正月江浙行省丞相黑驢言白

雲僧沈明仁擅度僧四千八百餘人獲鈔四萬餘錠既

已辭伏今遣其徒沈崇勝潛赴京師行賄求援請逮赴

江浙併治其罪從之 二月時英宗已即位罷造永福寺 三

月作佛事于寶慈殿 四月仁宗卒突作佛事七日

五月禁僧馳驛仍收元給璽書時監察御史請罷僧道

濫爵御史劉恒亦請奪僧道官從之 六月京師疫修

佛事于萬安山又修秘密佛事于延春閣修寧夏欽察

魯佛事給鈔二百一十二萬貫 九月建壽安山寺給

鈔千萬貫 十月作佛事于文德殿四十日 勅譯佛

書 幸大護國仁王寺帝師請以黠八兒監藏為土番

宣慰使都元帥從之 十一月作佛事于光天殿 建

帝師八思巴殿其制視孔子廟有加 十二月鑄銅佛

像置王德殿 召西僧輦真哈刺思赴京師勅所過郡

縣肅迎勅罷明年二月八日迎佛

英宗至治元年修佛事于文德殿又修佛事於大安閣者

二大內者一 二月大末福寺成賜金五百兩銀二千

五百兩鈔五十萬貫幣帛萬匹 時監察御史觀音保

鎖咬兒塔的迷失成珪李謙亨諫造壽安山佛寺殺觀

音保鎖咬兒塔的迷失杖珪謙亨竄于奴兒于地 以

僧釋洪為釋源宗主授榮祿大夫司徒 三月遣使賜

西番撒思加地僧金二百五十兩銀二千二百兩袈裟
二萬幣帛旛茶各有差又遣呪師朶兒只往牙濟班卜
二國取佛經 製御服珠袈裟 寶集寺金書西番波
若經成置大內香殿 六月作金浮屠于上都藏佛舍
利 十二月幸西僧灌頂寺命帝師公哥羅古羅思監
藏班藏卜詣西番受具足戒賜金一千三百五十兩銀
四千五十兩幣帛萬匹鈔五十萬貫 置中瑞司冶銅
五十萬斤作壽安山寺佛像 二年正月以西僧羅藏
爲司徒 三月申勅江浙僧寺田除宋故有求業及世
祖所賜者餘悉稅之 閏五月禁白蓮佛事 十一月
括江南僧有妻者爲民 十二月西僧灌頂疾請釋囚
帝曰釋囚祈福豈爲師惜朕思惡人屢赦反害善良何
福之有 三年二月作上都華嚴寺八思巴帝師寺役
軍六百二千人 四月勅天下諸司命僧誦經十萬部
勅都功德使闊兒魯至京師釋囚大辟三十一人杖五
十七以上者六十九人放籠禽十萬令有司償其直
勅京師萬安慶壽聖安普慶四寺揚子江金山寺五臺
萬聖佑國寺作水陸佛事七晝夜 時勅寫金字藏經
詔學士吳澄爲序澄曰主上寫經爲民祈福甚盛舉也
若用以追薦臣所未喻蓋福田利益雖人所樂聞而輪
迴之說不過謂爲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
齊光爲惡者死則下淪污穢其極下與沙虫同類其徒

遂為薦拔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
薦拔撰文為詞不可以昭示後世會南坡之變乃止

十二月時泰定帝命嶺北守邊諸王徹徹禿月修佛事

以却寇兵 命僧作佛事于大內以厭雷 是年帝師

公哥羅古羅思監藏班藏卜卒旺出兒監藏嗣

泰定帝元年正月命僧誦西番經于光天殿 二月修西

番佛事於壽安山寺僧四十人三年乃罷又命僧一百

八人及倡優百戲導帝師遊京城作佛事 三月監察

御史宋本李嘉賓傳起巘言太尉司徒司 三公之職

濫假僧人及會福殊祥二院並辱名爵請罷之不報

五月作禮拜寺于上都及大同路給鈔四萬錠帝受佛

戒于帝師 七月以畏吾兒字譯西番經 十一月

金寶蓋飾以七寶貯佛舍利 是年作佛事六次 時

平章事張珪言國家經賦皆出于民量入為出有司之

事比者建西山寺損軍害民費以億萬計刺繡經幡馳

驛江浙逼迫郡縣雜役男女動經年歲窮奢致怨迺詔

雖已罷之又聞姦人乘間奏請復欲興修流言宣播群

情驚駭臣等議宜守前詔其剏造刺繡事非歲用之常

者悉罷之 又言自古聖君惟誠于治政可以動天地

感鬼神初未嘗徼福于僧道以厲民病國也且以至元

三十年言之黜祠佛事之目止百有二大德七年再立

功德使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指為例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四十七

已倍四之上矣僧徒又復營幹近侍買作佛寺指以筭
卦欺昧奏請增修布施奔齋自稱特奉傳奉所司不敢
較問供給恐後况佛以清淨爲本不奔不欲而僧徒貪
慕貨利自違其教一事所需金銀鈔幣不可數計歲用
鈔數千萬錠數倍于至元間矣凡所供物悉爲已有布
施等鈔復出其外生民脂膏縱其所欲取以自利畜養
妻子彼既行不修絜適足褻慢天神何以要福比年佛
事愈煩累朝享年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
臣等議宜罷功德使司其在至元三十年以前及累朝
忌日醮祠佛事名目止令宣政院主領修舉餘悉減罷
近侍之屬並不得巧計擅奏妄增名目若有特奉傳奉

從中書覆奏乃行 又言世祖之制凡有田者悉役之
民典賣田隨收入戶鉄木迭兒爲相納江南諸寺賄賂
奏令僧人買民田者毋役之以里正主首之屬逮今流
毒細民臣等議惟累朝所賜僧寺田及亡宋舊業如舊
制勿徵其典買民田及民間所賜產業宜悉役之僧道
宜清淨絕俗誦經祝壽比年畜妻子無異常人如蔡道
泰班講主之徒壞教干刑何可勝數俾奉祠典豈不褻
天瀆神臣等議僧道畜妻子者宜循舊制罷爲民帝不
從 二年正月中書省臣言江南民貧僧富請仍舊制
稅其新置田土與民均役從之 三月命西僧作燒壇
佛事于延華閣 息州民趙丑斯郭菩薩妖言彌勒佛

當有天下遣官鞠治之 七月修大乾元寺以國用不足罷書金字藏經 時西臺御史李昌言嘗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西番僧佩金字圓符絡繹道路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敢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邊防警報之虞僧人何事而輒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令憲臺得以糾察不報 九月皇后亦憐真八剎受佛戒于帝師十月帝亦受佛戒於帝師是年帝師旺出兒監藏卒公哥列思八冲納思監藏班藏卜嗣賜王印降

聖書諭天下 三年正月詔建殊祥寺于五臺山

二月修佛事厭雷于崇天門勅以金書西番字藏經置殊祥寺賜田三百頃 三月命功德使司簡修佛事一百三十七又遣僧修佛事于臨洮鳳翔星吉兒宗山等處 四月修鎮雷佛事三十一所 以帝師兄鎖南藏卜

領西番三道宣慰事尚公主封白蘭王 七月皇后受牙蠻答哥戒于水晶殿 帝幸大乾元寺勅鑄五方銅佛像 九月命帝師還京修洒淨佛事于大明興聖隆福三宮 十月帝師以疾還撒思加之地賜金銀鈔幣萬計勅中書省遣官從行備供億 賜大天源延聖寺鈔二萬錠吉安臨江二路田千頃 時中書省言養給

軍民必籍地利世祖建大宣文弘教等寺賜永業當時已號虛費而成宗復構天壽萬寧寺較之世祖用增數倍若武宗之崇恩福元仁宗之承業普慶租權所入益又甚焉英宗鑿山開寺損兵傷農而卒無益夫土地祖宗所有子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後籍為口實妄興工役徼福利以逞私欲惟陛下察之帝嘉納焉 十一月以皇子小薛夜啼命帝師修佛事釋重囚三人 四年二月皇子允丹藏上受佛戒于智泉寺 帝師參馬亦思吉思上長出亦思宅上卒命塔失鉄木兒紐澤監修佛事 三月命西僧作止風佛事 五月作佛事于賀蘭山及諸行宮 十月命帝師作佛事于大天源延聖寺

政和元年正月命帝師修佛事于禁中 二月帝御興聖殿受無量壽佛戒于帝師 命僧千人修佛事于鎮國寺又詔帝師命僧修佛事于鹽官州仍造浮圖二百一十六寶以七寶珠玉半置海畔半置水中以鎮海災

文宗天曆元年大明殿延春閣興聖宮隆福宮萬歲山五臺山興和新內寶慈殿徽猷閣並命僧作佛事 二年正月中書省臣言佛事歲費以今較舊增多金千一百五千兩銀六千二百兩鈔五萬六千二百錠幣帛三萬四千餘匹請悉揀汰從之 五月是時文宗推明宗為太子皇太子以儲慶司所貯金五十錠銀百錠建大承天

護聖寺皇后助銀五萬兩置隆祥總管府秩正三品總
 建大承天護聖寺工役 十一月受佛戒于帝師 宣
 政院使夔夔乞沙汰僧道其所有田宜同民間輸租西
 夏僧總統封國公冲卜卒以其弟監藏班藏卜襲職仍
 以璽書印章與之 以平江官田百五十頃賜大龍翔
 集慶寺及大崇禧萬壽寺 集慶寺在八月建于建康命廣智為開山住持 十
 二月以西僧輦直吃刺為帝師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
 郊迎大臣俯伏進觴不為禮惟國子祭酒李木魯翀舉
 觴立進曰帝師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
 師也請各不為禮 詔諸僧寺田自金宋所有及累朝
 賜予者悉除其租其有當輸租者仍免其役僧還俗者

數復為僧 遣使驛致故帝師舍利還其國給以金五
 百兩銀二千五百兩鈔千五百錠幣五千匹 是年作
 佛事者六次又 以明年正月武宗忌辰命高麗漢僧
 三百四十人預誦佛經二藏于大崇恩福元寺 至順
 元年正月命浙江行省印佛經七十二藏又遣使資金
 千五百兩銀五百兩書佛經 制僧輸已粟入官者加
 以師號 二月帝及皇后燕王阿剌忒納答刺並受佛
 戒又命明宗皇子受佛戒 詔樞密院以屯田子粒錢
 萬錠助建佛寺又命市故瀛國公田為大龍翔集慶寺
 未業御史臺臣言不必予其直帝曰吾建寺為子孫黎
 民計若取人田而不予直非朕志也 四月命西僧作

佛事于仁智殿自是月至十月終乃罷 五月遣使詣

五臺山作佛事 七月命西僧為皇子燕王作佛事

時中書省臣言內外佛事三百六十七所所用金銀鈔

幣不貲今國用不充宜命裁省帝命省及宣政院臣裁

減歲作佛事百六十五所定為百四所今有司未為歲

例 八月以世祖生辰命帝師率僧百七十人作佛事

七日 九月命西僧作佛事于大明殿 十一月命帝

師率西僧作佛事內外凡八所至歲終罷 十二月詔

龍翔集慶寺工作佛事江南行臺悉給之 命西僧于

興聖光天宮十六所作佛事 是年以田賜隆禧總管

府及大承天護聖寺共一千四百頃 二年正月住持

大承天護聖寺僧寶峰加司徒 以晉邸部民劉元良

等二萬四千餘戶隸壽安山大昭孝寺為永業 二月

立廣教總管府凡十六所以掌僧尼之政曰京畿山後

道曰河東山右道曰遼東山北道曰河南京北道曰兩

淮江北道曰湖北湖南道曰浙西江東道曰浙東福建

道曰江西廣東道曰廣西兩海道曰燕南諸路曰山東

諸路曰陝西諸路曰甘肅諸路曰四川諸路曰雲南諸

路秩正三品府設選魯花赤總管同知府事判官各一

員宣政院選流內官擬注總管以僧為之 是月中書

省臣願以已所易鈔本十萬錠銀六萬錠助建承天護

聖寺之需從之 命西僧為皇子古納答刺作佛事一

周歲 以西僧旭爾迭八答刺班的為三藏國師賜金印 三月以將幸東都命西僧作佛事于乘輿次舍之所又命西僧于五臺及霧靈山作佛事各一月為太子古納合刺祈福 大禧宗禪院臣言累朝所建大萬安等十二寺舊額僧三千一百五十人歲例給糧今其徒猥多請汰去九百四十三人制可 詔以泥金書佛經一藏 五月宣政院臣言舊制列聖神御殿及諸寺所作佛事每歲計二百十六令汰其十六為定式制可 命西僧于大都萬歲閣忠閣作佛事起八月八日至車駕還大都日止 八月御史臺臣言大聖壽萬安寺壇主司徒嚴吉祥盜公物畜妻孥宜免其司徒主壇之職

從之 命西僧作佛事于興聖宮十有五口乃罷 隆祥司使晃忽兒不花言海南所建大興龍普明寺工費浩穰黎民不勝其擾以故為亂詔湖廣行省臣玘璐不花及宣慰宣撫二司領其役仍命廉訪使蒞之是歲召僧大新赴闕特賜三品文階 詔集沙門一千七百人閱毘盧大藏經 三年三月置興瑞司掌中宮歲作佛事秩正三品 復以司徒印給萬安寺僧嚴吉祥 命僧于秩幡竿修佛事施金百兩銀千兩幣帛各五百匹 寧宗時皇弟燕帖古思受戒于西僧加兒麻哇 順帝元統元年三月中書省臣言興和路起建佛事一路所費為鈔萬二千五百三十餘錠請依上都大都例給

結僧錢節其冗費從之 時朶爾直班以天變旱蝗上
 疏陳九事內第三言禁中常作佛事權宜停止後西僧
 為佛事內廷醉酒失火延燒宮殿震驚九重直班劾其
 不守戒律宜正其罪傳旨宥免者八乃已 二年省臣
 言佛事布施費多以世祖時較之歲增金三十八錠銀
 二百三錠續帛六萬一千六百餘匹鈔二萬九千五十
 餘錠請除累朝期年忌日之外餘皆罷省從之葉紹勗
 寺觀庵院僧道入錢五十貫給度牒方聽出家時濟寧
 授經即樊執敬見帝師不拜或問之曰吾知尊孔氏而
 已 瞻思為浙西廉訪僉事以浙右諸僧寺私蔽滑民
 有所謂道人行童者類皆賣倫隱役使民力日耗與勸

嘉興一路為數已二千七百請勒歸本族俾供王賦從
 之 至元元年近臣以僧大同道行聞帝嘉之特賜金
 襴袈裟衣 十二月凡有妻室之僧令還俗為民既而
 復聽為僧 二年十一月遣河南行省平章政事珣璐
 不花于西番為僧 十二月以燕鉄木兒居第賜灌頂
 國師曩哥星吉號大覺海寺塑千佛于其內 時納麟
 為行宣政院使上天竺耆舊僧彌戒徑山耆舊僧惠洲
 恣縱犯法納麟皆坐以重罪請行宣政院設崇教所以
 治僧獄訟從之 五年正月禁濫予僧人名爵 至正
 三年四月惠州歸善縣民聶秀卿譚景山等拜戴甲為
 定光佛作亂命江西行省左丞沙的捕之 十二月徵

西域僧加刺麻至京師號灌頂國師賜銀印 是歲詔
寫金字藏經 三年丞相脫脫以私財建大壽元忠國
寺於建德門爲皇太子祝釐爲鈔十二萬二千錠 四
年諸山主僧請復僧司且曰爲郡縣所苦如坐地獄脫
脫曰若復僧司何異地獄中復置地獄不許 六年十
二月詔復立大護國仁王寺昭應宮規運總管府凡費
民間錢二十六萬餘錠 七年二月興聖宮作佛事賜
鈔二千錠 十二月撥山東地土十六萬三千餘頃屬
大承天護聖寺 右丞相太平請勒僧道有妻子者爲
民以減蠹耗 八年有旨趣末寧禪師入觀說法于龍
光殿上悅賜以金襴法衣兼以玉環加號曰佛心了悟

大禪師帝師亦有絳袍毳帽之賜未幾奉旨函香至五
臺山明年南還道過維揚鎮南王婆羅普化率妃嬪等
延師入宮稟受大戒賜以白金盃及僧伽黎衣遣司馬
護還龍池 十年時樂城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
香惑衆謫徙廣平永平縣至山童言天下大亂彌勒佛
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劉福通等復鼓妖
言遂反以紅巾爲號 蕭縣李二號芝麻李亦以燒香
惑衆而反 十二年三月詔修大承天護國寺賜鈔二
萬錠 十三年十二月哈麻及禿魯帖木兒等陰進西
天僧于帝行房中運氣之術號演揲兒法又進西番僧
善秘密法帝皆習之 詔以西天僧爲司徒西番僧爲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大元國師其徒皆取良家女或四人或三人奉之謂之
供養於是帝作天魔舞甚至男女裸處君臣宣淫而群
僧出入禁中醜聲聞外雖市井之人亦惡聞之 十四
年正月帝謂脫脫曰朕嘗作朶思哥兒好事迎白傘蓋
遊皇城實爲天下生靈之故今命哈麻選僧一百八人
仍作朶思哥兒好事凡所用物官自給之毋擾于民
二月建清河大壽元忠國寺以江浙廢寺田歸之 十
一月皇太子修佛事釋京城死罪以下囚 時有言佛
教可治天下者帝以問拜住對曰清淨寂滅自治可也
若以治天下捨仁義則綱常亂矣 二十二年皇太子
嘗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西番高麗諸僧皇太子曰
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省今聽佛法一夜即
曉於是崇尚佛學 二十八年六月雷兩中有火自天
墜焚大聖壽萬安寺是歲元亡
按元作谷兒剛或一所二所以至七所作擦擦者或十
萬二十萬以至三十萬其醮祠之費日益增廣又每歲
必因好事奏釋輕重囚徒以爲福利雖大臣如阿里闡
帥如別沙兒等莫不假是以追其誅宣政院叅議李良
弼受賊鬻官直以帝師之言縱之其餘殺人之盜作奸
之徒黃緣幸免者甚多至取空名告身以爲布施而予
其人可謂濫之極矣此元之所以斃也

浮圖名義

菩提 覺也

薩埵 有情也

涅槃 無為乃不死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無上正等

波羅蜜多 彼岸

毗盧遮那 遍照也

維摩詰 淨名也長

戒定慧 防非定惡曰戒心不隨

五禪 一凡夫二外道三大

五分法身 戒定慧解

六通 天眼天耳地心

五蘊 色受想

五陰 即五

四大 地水火風

六塵 聲色臭

六入 眼耳鼻舌身

十二處 即六塵

十八界 六根六塵合為六

八風 利衰毀譽

四諦 苦集

十二類 卵生濕生胎生化生有色無色有想無想

五濁 劫濁見濁煩惱

五蓋 貪欲嗔恚癡

三昧 定也一也一云正

十身 白身衆生身國土身業報

三有 欲有色有

三藏 經律論三

七支業 身業三

三衣 僧伽梨 鬱多

七寶身 一信二精進三戒四漸愧五聞

三法門 體中玄句中

般若 知慧也夫般若者苦海之慈航昏衢之巨燭

三摩提 一切攝

三身 法報

阿蘭若 空靜

四智 大員鏡智平等性智

祇樹園 說法

叢林 僧聚

寶坊 寺名

柰苑 柰中有女為王

優婆塞士 精信

優婆夷尼也

苾芻本香草僧以為美名

沙彌落髮後稱

比丘乞士上乞法下乞食也

上人內有德智外有勝行又能改過

闍黎軌範也

鹿苑轉法輪處

鷄園在摩竭陀國佛所居處

梵刹梵竿也

象龍比負荷大

伽藍衆園也佛弟子居之取生植道菓義

招提十方住持也

浮圖聚相也

孟蘭盆救倒懸為孟蘭

如來本覺為如今覺為來

舍利鳥名佛母眼似之故稱其母曰舍利弟子為舍利子

阿毗曇經論也

修多羅經也

檀那即檀越也

吃粟多賤人也

伽陀諷誦也

毗尼律也

優曇花三千年一現瑞物也

殼漏于世界也

茶毗焚也又名闍維又名闍鼻多

南無歸也

摩訶薩大有情能救人

泥黎耶無喜樂地獄也

泥黎伽無去處地獄也

宰堵波墳也

波羅提木叉別解也

浮屠佛佗部多毋馱没佗五者皆謂之覺今稱佛也

式叉摩那長髮不也

羅摩院也

波演那周圍廓舍院也

底栗車畜生也

阿羅漢總音殺煩惱賊遠離諸惡堪總供奉更不受三生界也

釋迦能仁也

牟尼寂默也

彌勒慈氏也

婆羅門梵志也

辟支獨覺也

禪那靜慮也

羯磨作法辦事也

曼陀羅花雜色花也

薔薇花黃色花也

優鉢羅花黃白花也

阿僧祇無數也

三歸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

三緣一了自已輪迴生死二招降三寶三為六道四生皆令解脫

三生前生後生見在生

四恩父母師長國王施主

五根信也精進也念也定也慧也

六和一戒和同修二見和同解三身和同住四利和同均五和和無爭六意和同俗

五運生老病死苦

四緣因緣次第緣所緣緣緣僧上緣

四果類來果一來果不來果無生果

五戒不淫不殺不盜不妄不飲

五力即五根

十戒不殺生不偷盜不邪淫不妄語不飲酒不食肉不貪嗔不雜見不毀謗不欺誑

五覺衆生覺聲聞覺三乘覺菩薩覺佛覺

三乘初根人為小乘行四諦法中根人為中乘受十二因緣上根人為大乘則修六度是也

事佛夷國

宋元嘉五年師子國王奉表謂本國奉事三寶道濟天下欣人爲善慶若在已欲與天子共弘正法以度難化故託四道人遣二白衣送牙臺像以爲信誓又天竺迦毗黎國王遣使奉表謂帝修爭戒軌道不及無上法船濟諸沉溺群察百姓受樂無怨諸天擁護萬神侍衛天魔降伏莫不歸化臣國中人民率皆修善諸國來集共遵道法諸寺舍中皆七寶形像衆妙供具如見王法臣自修檢不犯道禁今以此國群臣吏民山川珍寶一切歸屬五體歸誠 七年西南夷訶羅陀國遣使奉表云伏承聖主信重三寶興立塔寺周滿世界今故遣使表此

續文獻通考 卷之百四十一
微心又呵羅單國王毗沙跋摩奉表曰常勝天子陛下
諸佛世尊常樂安穩三蓮六通爲世間道是名如來是
故至誠五體敬禮 十二年般遮國王遣使奉表謂宋
國大主大吉天子足下敬禮一切種智安隱天人師降
伏四魔成等正覺轉尊法輪度脫衆生教化已周入於
涅槃舍利流布起無量塔聚寶莊嚴如須彌山經法流
布如日照無量淨僧猶如列宿國界廣大民人衆多宮
殿城郭如忉利天宮是以遣使奉宣微誠稽首敬禮
史臣曰凡此諸國皆事佛道自後漢明帝時法始東流
自此以來其教稍廣自帝王至於氓庶莫不歸心經詰
允積訓義深遠別爲一家之學焉

又罽賓國其俗舊無佛法宋大明二年嘗有比丘五人游
行其國流通佛法經像教令出家風俗遂改
梁武時于阇利國來貢先是其國王跋陀羅夢一僧謂曰
中國今有聖主十年之後佛法大興汝若遣使貢奉禮
敬則土地豐樂商旅百倍若不信我則境土不得自安
初未之信既而又夢此僧曰汝若不信我當與汝往觀
乃於夢中至中國拜覲天子既覺心異之陀羅本工畫
乃寫夢中所見武帝容質飾以丹青仍遣使并畫工奉
表獻王盤等物使人既至模寫帝形以還其國比本畫
則符同焉因盛以寶函日加敬禮

吐蕃喜浮圖法習呪咀國之政事必以桑門參決

天竺尚浮圖不殺生飲酒國中處處指曰佛故迹也又傳
禁呪能致龍起雲雨

日本龜茲康居三國亦俱尚浮屠法

環王本林邑國善浮圖道冶金銀像大或十圍

驃古朱波也國喜佛法有百寺琉璃爲甃錯以金銀丹彩
紫鑛塗地覆以錦罽民七歲祝髮至寺至二十有不達
其法復爲民

于闐國俗重佛法寺塔僧尼甚衆王尤信尚每設齋日必
親自洒掃饋食城南五十里有替摩寺即昔羅漢比丘
盧旃爲其王造覆盆浮圖之所石上有辟支佛跣處雙
跡猶存于闐西五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

所

馬耆國崇信佛法尤重二月八日四月八日是日其國咸
依釋教齋戒行道

未居國咸事佛語與于闐同

賒彌國不信佛法專事諸神

皇明

太祖洪武四年翰林學士宋濂撰蔣山寺廣薦佛會記畧
曰洪武四年冬十有二月 詔徵江南高僧十人欽天
監擇日於蔣山太平興國禪寺建薦法會 上宿齋室
却葷肉弗御者一月復 勅中書右丞相汪廣洋左丞
相胡惟庸移書城社之神具宣 上意俾達諸冥期以

畢集明年春正月辛酉味爽 上服皮弁臨奉天殿群

臣朝衣左右侍尚寶卿梁子忠啟 御撰章奏識以

皇帝之寶 上再拜燎香於壇復再拜躬視既已授禮

部尚書陶凱凱捧從黃道出 午門賓 龍輿中備法

仗鼓吹道至蔣山天界總持萬金及蔣山主僧行容率

僧伽千人持香華出迎取疏入大雄殿用梵法從事白

而焚之退閱三藏諸文自辛酉至癸亥止當癸亥日時

加申請浮屠行祠事已 上法駕臨幸雲中兩五色子

如豆或謂娑羅子或謂天華墜地所變 上服皮弁搢

玉圭上殿禮佛北嚮立羣臣各衣法服以從和聲即舉

麾奏悅佛之樂首日善世曲 上再拜再奏昭信曲

上跪進薰蘇真幣復再拜樂三奏延慈曲相以悅佛之

舞舞人十其手各有所執或香或燈或珠玉明水或青

蓮花冰桃暨名薺衣食之物勢皆低昂應以節 上行

初獻禮跪進清淨饌史冊祝復再拜亞終二獻同其殊

異者不用冊光祿寺卿徐興祖進饌樂四奏曰法喜曲

五奉曰禪悅曲舞同三獻已 上還大次羣臣退諸僧

旋遶佛座演誦梵咒三周以寓攀注之意初劄山石地

成六十次漫以聖至是令軍卒五百負湯貫之湯蒸氣

成雲諸僧速幽爽入浴焚象衣使其更以彩幢法樂引

至三解脫門每門內五十步築方壇高四尺 上升壇

東嚮坐侍儀使浦博西嚮跪受 詔而出集幽爽而戒

飭之 詔已引入殿致三佛之禮聽法於徑山禪師宗泐受毗尼戒於天竺法師慧日復引而出 命執範師飯摩伽陀斛法食凡四十九飯已夜將半 上復上殿羣臣從如初樂六奏徧應曲執事者徹豆 上再拜羣臣從拜七奏妙濟曲 上拜送者再羣臣復從拜八奏善成曲 上至聖燎位燎已還大次解嚴羣臣趨出灑復跋十四日甲午大風晦雨雪交作至午忽開霽 上悅 勅近臣於秦淮河燃水燈萬枝十五日夜半竣事還 官隨有佛光五道從東北貫月燭天良久乃已

成祖永樂三年封西僧尚師哈立麻為萬行具足十方最勝圓覺妙智慧善應祐國演如來大寶法王西天大善

自在佛領天下釋教事賜玉印誥命十年封其徒尚師昆澤思巴為萬行圓融妙法最勝真如智慧弘慈廣澤護國宣教正覺大乘法王西天上善金剛普應大光明佛餘如前 成化中封西僧尚師劄巴堅叅為萬行莊嚴功德最勝智慧圓明能仁感應顯國光教弘妙大悟法王西天至善金剛普濟大智慧佛領天下釋教事 按尚師即帝師史諱之也元時贈帝師有皇天之下一人之上其稱尤異然不云佛而云佛子及其他銜名亦小簡

六年戊子令軍民子弟僮奴自削髮為僧者併其父兄送京師發五臺山做工畢日就北京為民種田及廬龍

牧馬寺主僧擅容留者亦發北京為民種田 十年壬辰諭禮部將洪武中嚴禁揭榜申明違者殺不赦時僧道多不守戒律故也 十六年戊戌定天下僧道府不過四十人州不過三十人縣不過二十人 十九年辛丑秋西僧大寶法王來朝或請駕親勞之夏元吉諫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則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 成祖曰爾欲效韓愈耶 駕竟出勞他日法王入見便殿 上命元吉拜對曰王臣雖微加于諸侯之上况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死不敢奉 詔 成祖笑曰卿過侍郎揚勉之拜獅猴遠矣

按時方崇佛名卿皆傾

自信不惑若此哉

又聞周文襄公忱性喜佛及巡撫吳中徜徉梵刹所至鐘鼓交接入佛殿則膜拜致敬人或謂之公曰即如以年齒論彼長吾皆二三十年豈得不一二拜也行之自若十八年十二月封普庵師 制曰朕惟佛道以慈悲為體方便為用超卓萬有拯拔羣倫廣利濟以無邊妙神通而莫測不有不承於法緒曷能茂振於宗風惟普庵禪師萬行圓融六通具足端嚴自在變化無方誓覺悟於羣迷普利益於庶類如溥甘露於六合膏澤均沾猶現滿月於千江光輝旁燭眷此弘彰於靈化式宜荐錫於名稱今持加封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慧窅感妙

應慈濟直覺昭貺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於戲教闡
宗乘傳千燈之派系功施幽顯福四海之生靈翊我皇
明永臻至治 二十一年四月 御製普庵至善弘仁
圓通智慧寂感妙應慈濟直覺昭貺惠慶護國宣教大
德菩薩實錄序朕惟如來以廣大智慧於諸人天皆作
方便爲苦海之舟楫畏途之階梯所以極功德之盛大
備名號之至尊正覺妙道流傳印土超天地歷浩劫永
未其無窮焉近代以來有能具真如之體契大慈之心
弘道演法濟物度人使諸有情均沾利益功德昭著不
惟見諸當時而且傳諸來世若普庵至善弘仁圓通智
慧寂感妙應慈濟直覺昭貺惠慶護國宣教大德菩薩

是已惟菩薩慧性圓通根器宏厚紹臨濟之法緒領牧
庵之宗旨峻機玄辯妙契華嚴具足六通遊戲三昧靈
應莫測變化無方其住世也心存利濟開化人天凡有
禱求者隨所願欲悉皆感孚以故四衆傾仰如佛在世
逮于示化之後行業彌高靈響益著功德廣大難罄名
言於是緇流輯其傳法之派系歷世之歲年悟道之機
鋒類粹成帙題曰實錄朕嘗取而觀之究其慈心慧力
莫非禦災捍患拯危救急化人爲善而積其善因戒人
爲惡而脫其惡趣所以振揚宗風上裨益於王化下利
澤於生民功德之盛不可思議焉然非有以表彰之曷
以稱朕皈依崇尊顯之心哉是用進加鴻號并爲序諸編

端銀梓以傳非惟俾菩薩之靈貺異蹟昭昭然在人耳目而凡修習之士覽是編者莫不嚴守毗尼精修淨業皆得證無上菩提之果而同囿於佛日照臨之下以共享太平熙皞之福於無窮豈不躋哉

宣宗宣德元年丙午今考試僧 命禮部會同翰林院禮科給事中考試 八年癸丑冬今天下關津但有削髮之人捕送原籍治罪如律 九年甲寅冬十二月有僧請願建寺延聖壽斥之 上謂侍臣曰人情莫不欲壽古之人君若商中宗高宗祖甲周文王皆享國綿遠其時豈有僧道豈有神仙之說秦皇漢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無一驗者世人迷而不悟朕竊嘆之

英宗正統十年乙丑春一月 賜大藏經于甘露寺寺在鎮江府地 勅云朕體天地保民之心恭成 皇曾祖考之志刊印大藏經典頒 賜天下用廣流傳茲以一藏安置直隸鎮江府甘露禪寺未克供養所在僧官僧徒者誦讚揚上為國家祝釐下為生民祈福須務敬奉守護不許縱容閑雜之人私借觀玩輕慢褻瀆致有損壞遺失敢有違者必重究之故 論

景皇帝景泰三年壬申今各處寺觀田土每寺觀量存六十畝為業其餘撥與小民佃種納糧
英宗天順二年春正月 勅僧每十年一度違者發邊衛充軍先是景泰間太監興安崇信釋教請 上三年一

度僧至數萬人至是又如期蟻集京師 英宗謂大學士李賢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賢對曰 陛下明見最是宜禁止之遂 命禮部出榜曉諭仍著今今後十年一度僧擅自披剃年二十以上者還俗違者發邊遠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

世宗嘉靖元年二月以能仁寺妖僧徐瑞竹于正德中謀領璽書金印賞賚無算 世宗從工部侍郎趙璜言簿錄財貨及玄明宮佛像毀刮金屑一千三十兩悉給商以償宿負 十四年大興隆寺災御史諸演請順天心絕異端毀天下佛像改僧錄司及祠姚廣孝于興善寺散遣僧徒于各叢林不報 是年 世宗以故事賜食

不落災此佛氏語沿習不雅今十五日宜薦麥因為餅賜群臣食歲以為常 十五年 上欲除禁中佛殿建慈慶慈寧二宮并大善殿其中金範佛像千百計皆毀之懸度佛骨佛牙屏去殆盡 末年誅妖僧武如香李明果及犯人張柱初如香等夙有妖術能以藥迷人又行殺人張柱順天人也平日喜交方士談異術至是遇如香等與語大見信遂招至家款之越數日二僧以藥迷狂致柱自手刃其父母至一家十七人皆死其殺之也皆妖精屍死俱無血廕二僧因汚柱妻并其嫂已而隣人告其事時都御史溫景葵御史董堯封等急遣人捕獲之議以犯非常律變出罕聞遂械如香詣京以聞

朝廷將如香等梟首示衆張柱擬以殺父母之律凌遲處死且憫其禍由妖作姑監候待決

葉文莊云宣德正統間名卿若楊東里奇士先生雅不喜

道釋楊文定公溥則嘗以母疾有集慶寺之禱于節庵

謙巡撫河南山西每旱輒有雷壇丹詞亦見各不同如

此李賢天順日錄曰予在學讀聖賢書知佛老爲異端

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爲名公鉅儒決不如此

後居驗封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嚴整一室疑必家廟問

之則曰佛堂也不覺駭嘆又以爲文章名世者必不爾

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掛一幅視之乃觀音像也不

覺失笑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耶清江敖英曰予

爲水曹郎嘗易當公事過江北憇六合西郊僧舍見禪

榻上有蓮花經取閱之字畫紺碧不類墨痕署其尾曰

比丘法秀刺血書噫經何靈哉法秀乃忘其軀而刺血

書之惑亦甚矣近讀半山文集載王安國因母病刺血

寫佛經噫儒者且然於法秀乎何尤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四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釋家法嗣一

七佛

毗婆尸佛姓拘利若居槃頭提婆城說法

尸棄佛姓拘利若居光相城說法

毗舍浮佛姓拘利若居無喻城說法

拘留孫佛姓迦葉居安和城說法

拘那含牟尼佛姓迦葉居清淨城說法

迦葉佛姓迦葉居波羅柰城說法

晉閔帝時維衛迦葉石像至吳

釋迦牟尼佛姓刹利以周昭王二十四年四月八日生十

九歲修道名爲世尊穆王五十二年示寂

西方祖師

一祖摩訶迦葉尊者摩竭佗國人姓婆羅門寂周孝王五年

二祖阿難尊者王舍城人姓刹利帝寂厲王十二年

三祖商那和修尊者摩突羅國人姓毗舍多寂宣王二十三年

四祖優波鞠多尊者毗利國人姓首陀寂平王三十一年

五祖提多迦尊者摩迦陀國人說偈曰通達本法心無法無非法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莊王七年自焚其軀

六祖彌遮迦尊者中印度人說偈曰無心無可得說得不

名法若了心非心始解心心法喪王十七年化火自焚

七祖婆須密尊者北天竺國人彌遮迦以正法眼藏付之

寂定王十九年

八祖佛佗難提尊者迦摩羅國人姓瞿曇氏頂有肉髻寂

景王十二年

九祖伏馱密多尊者提迦國人姓毗舍羅寂敬王三十五年

十祖脇尊者中印度人本名難生侍九祖脇不至席遂號

脇尊者寂貞定王二十五年

十一祖富那夜奢尊者華氏國人姓瞿曇氏寂安王十四年

十二祖馬鳴大士波羅柰國人嘗于華氏國傳妙法輪有
老人化女子說偈忽不見祖曰將有魔來與吾較力須
臾天地晦暝見一大金龍震動山岳祖儼然于座魔隨
滅復有蟪蛄潛形座下師曰斯魔所變聽吾法耳放之
今去寂顯王三十七年

十三祖迦毗摩羅尊者華氏國人寂赧王四十一年

十四祖龍樹尊者西天竺國人有大樹覆陰五百大龍其
樹王名龍樹于摩羅尊者得法寂于秦始皇三十五年

十五祖迦那提婆尊者南天竺國人姓毗舍羅寂于漢文
帝十九年

十六祖羅睺羅尊者迦毗羅國人見僧迦難提安坐入

定問汝身定耶心定耶曰身心俱定祖曰身心俱定何
有出入提曰雖有出入不失定相祖遂與分座寂于武

帝二十八年

十七祖僧迦難提尊者室羅筏城寶莊嚴王之子遊摩提
國聞風吹殿鈴聲問一童子曰風鳴耶鈴鳴耶童子曰
非風非鈴我心鳴耳祖遂盡傳以法右手攀樹而化時
昭帝十三年也童子即迦耶舍多

十八祖迦耶舍多尊者摩提國人姓薜頗藍肌體瑩如琉
璃未嘗洗沐自然香潔自焚于成帝十二年

十九祖鳩摩羅多尊者大月氏國婆羅門子以指爪勞面
如紅蓮開出大光明照耀四衆而入寂時新莽十四年

二十祖闍夜多尊者北天竺國人寂于明帝十七年

二十一祖婆修盤尊者羅閱城人姓毗舍佉母孕時與一

芻尼同生芻尼寂于殤帝十二年

二十二祖摩拏羅尊者那提國常自在王子示寂桓帝十

九年

二十三祖鶴勒羅尊者勒羅梵語鶴即華言以月氏國人

姓婆羅門寂獻帝二十年

二十四祖師子比丘中印度人姓婆羅門嘗遇一長者引

其子問曰此子名斯多生便卷左手今終未能舒祖即

以手接曰還我珠來童子遽開手奉珠衆驚異遊至罽

賓有盜為釋象作罽者秉劍至曰既離生死可施我頭

祖曰身非我有何恡于頭盜即揮劍斷首白乳湧高數

尺而盜右臂亦墮地七日死

二十五祖婆舍斯多尊者罽賓國人姓婆羅門示寂晉明

帝大寧三年

二十六祖不如密多尊者南印度天德王次子至東印度

梵志以幻法化山壓祖頂祖指之忽在彼衆頭上梵志

等怖而求請山隨滅自焚于孝武帝太元十三年

二十七祖盤若多羅尊者東印度人得道行化一日于座

上舒左右手各放光明二十七道五色光曜又湧身空

虛化火自焚空中舍利如雨收以建塔宋武帝大明元

年也

東土祖師

初祖菩提達磨大師南天竺國香至王第三子姓刹利帝
自西來止金陵嵩山終日面壁不說一語亦不立文字
直指人心本來是佛若聞聲悟道則號聲聞其立宗教
有六有相宗無相宗定慧宗戒行宗無碍宗寂靜宗也
越九歲寂于魏莊帝永安元年將寂時命門人各言所
得曰道副得吾皮慧可得吾髓初至廣州指一地曰此
地有黃金民爭鑿之得其泉而無金以為誑達磨曰此
金不可以斤兩計也蓋廣州水多鹹鹵其泉絕少故云
今號達磨井

祖慧可大師武牢人姓姬氏嘗頭痛如刺換骨如五峰

秀出卒時一百七歲隋文帝開皇十三年也葬磁州滏

陽縣唐德宗謚太祖禪師

三祖僧粲大師不知何所人有沙門道信乞解脫法門師

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曰何更求解脫信大悟寂煬帝

大業二年唐玄宗謚鑑智禪師覺寂之塔有信心銘傳

世

四祖道信大師蘄州人姓司馬氏大業中嘗念摩訶般若

解吉州城圍卒年七十有二代宗謚大醫禪師慈雲之

塔嘗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一棧佛法弘

五祖弘忍大師黃梅人生而無父棄之水中不死人呼無

姓兒得道信衣鉢法字未定神秀書一偈曰身是菩提

樹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師贊嘆可得
勝果有盧能者執杵白業忽書其旁曰菩提本非樹明
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師即以法寶及袈
紫付之上元二年逝世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

六祖慧能大師新州人姓盧氏師弘忍得其心印後遇印
宗法師于法性寺講涅槃經有二僧論風幡一曰風動
一曰幡動祖決之曰風幡非動動自心耳印宗遂邀入
執弟子禮先天二年化于國恩寺建塔于曹溪憲宗謚
大鑒禪師塔曰元和靈照

四祖下一世

牛頭山法融常禪師延陵人寂時鳥獸哀號桐樹自凋落
不疾而逝窆于鷄籠山唐貞觀中建寺為一代祖師其
山與寺皆號祖唐

四祖下二世

牛頭山智嚴華禪師曲阿人隋時嘗立戰功唐初出家嗣
融禪師儀鳳二年示滅頰色不變室有異香

金陵鍾山曇暉禪師吳郡人初謁融禪師告曰聲色為
無生煇毒受想是至人坑窈師大悟天授二年入定而
寂

四祖下三世

牛頭山慧方禪師嗣嚴禪師法

四祖下四世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

牛頭山法持禪師嗣方禪師法

四祖下五世

牛頭山智威陳禪師江寧人得法持心印終于延壽寺

四祖下六世

牛頭山智忠王禪師潤州人得威師宗旨肅宗嘗引入內
呼大白山人縣令張遜造其所問師有何徒弟曰有三
五人乃叩禪床三虎咆哮而出遜驚怖而退將建法堂
有古樹群鵲巢之師諭鵲使出鵲皆遠徙及築基有二
神人定其四角潛資夜役不日而成大曆四年祥雲覆
舍空中聞樂聲怡然坐化茶毘時獲舍利無計

三州安國寺玄挺禪師得威法師宗旨時神秀禪師為北宗

而慧能為南宗或問南北宗自何而出玄挺曰心宗無
南北

舒州天柱山崇慧陳禪師彭州人得威師法或問如何是

道曰白雲覆青嶂蜂鳥步庭花大曆十四年歸寂肉身
不壞數百年猶在

潤州鶴林玄素馬禪師延陵人得威師法嘗有僧扣門曰

佛來亦不着原無汝棲汨處天寶壬辰寂八十五歲左
補闕李華製碑

四祖下七世

天台山佛窟嚴惟則長孫禪師京兆人嗣忠禪師法嘗曰
聖人如影百姓如夢孰為死生元和申示寂

杭州徑山道欽朱禪師崑山人嗣鶴林素禪師法代宗召
至闕下賜號圓一貞元八年寂謐大覺禪師法一鶻帝隨
法會及師
之張安鷄長而死

四祖下八世

天台山雲居智禪師得佛窟法為華嚴院僧繼宗明見性
成佛義繼宗禮謝而退

杭州鳥窠道林潘禪師富陽人嗣徑山欽禪師法棲止秦
望山長松下有鵲巢其側相與馴狎故又名鵲巢和尚
白居易常言其所居危險師曰太守危險尤甚居易曰
吾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交識浪不平得非
險乎又問佛老大意師曰諸惡莫作眾善奉行居易曰

三歲孩兒解道得師曰二歲孩兒道得八十歲翁行不
得居易嘆息而去長慶四年坐化

五祖下一世

北宗神秀李禪師開封人右偈曰一切佛法自心本有將
心外求舍父逃走隋仁壽時卓錫江陵王景南北學徒
幾萬人唐中宗甚加禮重神龍中入滅謚大通禪師
嵩嶽慧安衛國師枝江人貞觀中至黃梅謁五祖得道年
一百二十八將示寂戒其徒昇尸置林中恣野火焚之
其徒奉命果野火至闍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
留宮中先天二年建塔

袁州蒙山道明陳禪師鄱陽人宣帝之裔初與廬能同師

五祖後爭其所傳衣不能動乃更求教于能往蒙山大

倡玄化

資州智洗禪師五祖法嗣事跡未詳

五祖下二世

五臺山三方曹禪師安陸人得教于神秀從者盈千數

河中府中條山智封吳禪師見神秀疑心頓釋沒後建塔

于城北

兗州降魔藏禪師趙郡人姓王氏得神秀法善降服妖怪

學者雲集

壽州道極聞禪師唐州人得神秀法有野人爲怪涉十年

至是寂無影形師曰野人伎倆有窮吾不見不聞無盡

寶慶元年示寂

京師興唐寺普寂禪師河東馬氏子中宗時代神秀說法

衆門徒萬人開元中寂士庶曾詣見者皆制弟子服賜

號大照禪師

京洛福先寺仁儉禪師得道于慧安國師始號騰騰和尚

後天后召入進短歌厚賜不受有了元歌一首行世

嵩嶽破竈和尚得安國師法山塢有廟甚靈殿中惟安一

竈來祭者烹殺甚多師以杖叩竈三下曰此竈是泥瓦

合成靈從何來聖從何起竈乃墮落竈神更來謝因號

破竈墮和尚

嵩嶽元珪李禪師伊闕人得安國師法有異人來誄之曰

我此嶽神能生死人師曰吾本不生汝焉能死吾視身
與空等汝與吾等汝能壞空與汝乎神稽首願受正戒
北山之松為移于東嶺森然行植開元四年寂若委蛇
資州處寂禪師法嗣
禪師法嗣
事跡未詳

五祖下三世

終南山惟政周禪師平原人得寂禪師法唐文宗嘗食蛤
蚶中有菩薩形像召惟政問之立觀音像以吞殊休武
宗即位入終南山隱寂

嵩山峻極禪師不知何所人得破竈和尚法破竈稱曰此
子會盡諸法無生

益州無相禪師資州寂禪師法嗣事跡未詳

五祖下四世

益州保唐寺無住禪師得法于無相杜鴻漸鎮蜀時延請
入城時庭樹鴉鳴公曰聞否師曰聞鴉既去公曰聞否
師曰聞公曰鴉去無聲云何有聞師曰聞與不聞非聞
聞性本來不生今亦不滅鴻漸大稱賞之

六祖鑒禪師旁出法嗣

六祖下一世

西域窟多三藏天竺人六祖言下契悟後不知所終
韶州法誨禪師曲江人初見六祖問即心即佛義以偈贊
曰即心原是佛不悟而自屈我知定慧因雙修離諸物
吉州至誠禪師太和人初謁秀禪師秀令往曹溪實疑遂

謁六祖歸而呈偈曰五蘊幻身幻何究竟回趣真如法
還不淨

匾擔山曉了禪師六祖嫡嗣得無心之心了無相之相
洪州法達禪師豐城人禮拜六祖頭不至地祖訶之曰汝
心中必有一物師曰念法華經至三千部曰念至萬部
不以爲勝則與吾俱行又問其名曰法達祖曰汝名法
達何言達法師悔過願謙受教祖盡啟其蒙有悟祖曰
今真念經僧也

壽州智通禪師安豐人初者楞迦經不會三身四智求六
祖解其義祖曰三身者清淨法身汝之性也圓滿報身
汝之智也千百億化身汝之行也四智者大員鏡智性

清淨平等性智心無病妙觀察智見非功成所作智同
員鏡師禮拜贊偈

江西志徹張禪師名行昌少任俠自南北分二宗而北宗
門人囑行昌刺六祖揮劍無損即願出家報恩六祖爲
陳涅槃與義曰汝今徹矣宜名志徹師禮拜而謝

信州智常禪師貴谿人六祖示以見性成佛之義心意豁
然

廣州智道禪師南海人得六祖剖析涅槃幽微踴躍而退
永嘉真覺戴禪師本郡人徧探三藏與東陽策禪師俱爲
六祖所善

佛通作玄覺一統志載宿覺瑞安人居帆遊山訪道于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曹溪六祖一見語契而去世謂六祖而下著見者三人
南岳懷讓青原行思末嘉宿覺唐賜謚無相大師塔名
淨光五燈乃不載豈宿覺即真覺乎

温州淨居尼玄機真覺之妹景雲中習定于大日山往參
雪峰雪峰曰汝名玄機織得多少師曰寸絲不掛遂禮
拜退

司空山本淨張禪師絳州人天寶中楊光庭受詔採常春
藤于山中因造問禪宗要旨盡契其義上元二年歸寂
謚大曉禪師

婺州玄策禪師金華人嘗遊河洛往謁六祖後歸金華大
開法席

河北智隍禪師始參五祖無得結庵河北積二十餘載無
惰容後遇玄策禪師今參六祖豁然契悟遂回河北開
化四衆

南陽慧忠再國師諸暨人代宗迎止光宅精藍有西天大
耳三藏得他心通肅宗命國師試驗始知去西川看競
渡次知在天津橋上看弄獼猴最後不知師叱曰這野
狐精他心通在甚麼處藏無對大曆十年長往謚大證
禪師

西京荷澤神會高禪師襄陽人年十四謁六祖盡聞玄妙
上元元年奄化塔于龍門

六祖下二世

吉州耽源山應真禪師為忠國師侍者得國師之法

沂水蒙山光寶周禪師并州人初謁荷澤澤今別光寶同

異超然頓悟元和二年圓寂

磁州法如禪師荷澤會禪師法嗣事迹未詳

六祖下三世

荆南惟忠禪師磁州法如禪師法嗣事迹未詳

六祖下四世

蓬州道圓和尚荆南忠禪師法嗣事迹未詳

六祖下五世

終南山圭峰宗密何禪師西充人元和十一年赴舉偶遇圓

和尚契會遂出家會昌中示寂宣宗賜謚定慧禪師裴

休作傳

六祖下大覽禪師法嗣

南嶽懷讓杜禪師金州人嘗詣曹溪叅六祖忽然有悟後

居般若寺聞沙門道一常習坐禪師往彼庵前磨甗云

欲作鏡一曰磨甗豈得成鏡師曰坐禪豈得作佛一遂

求教天寶三年圓寂謚大慧禪師

吉州青原山靜居寺行思禪師本州安福劉氏子六祖問

落何階級師曰聖諦亦不為何階級之有祖深器之令

分化一方沙彌開元二十八年示寂守宰李嵩閣維之

得舍利千粒玄宗謚為七祖僖宗謚弘濟禪師一日真

寂禪師



